

日本土佐幸徳秋水著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20147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序

咄咄哉二十世紀之怪物。岌岌哉二十世紀之帝國主義也。自十八九世紀以來。法儒盧梭氏民約論出。首倡天賦人權之說。謂國家由契約而成。蒙的斯鳩氏萬法精理出。始創三權鼎立之法。於是歐陸風潮。爲之一變。此百年中歐力之所以內充者。雖謂其受盧氏蒙氏之賜可也。百百數十年。十三州之獨立。蓋實行其主義。迨德儒伯倫知理國家學出。深駭民約論。而主強權之說。於是歐陸之風潮。又一變。此實帝國主義之玉珮瓊琚也。伯氏謂權由天賦。猶未合乎人道之極則。而終鑿於物競之公理。則強權之說尙焉矣。夫充於內者。必溢於外。故民族結合。遂有十三州獨立之結果。民力澎漲。遂呈二十世紀之現象。雖美利堅向守其門羅主義者。今且不得不改其方針。勢使然也。然則歐力之所以東漸。而享世界文明之幸福者。雖謂其受盧氏蒙氏伯氏諸賢之賜。亦未爲不可也。此自東方閉化守舊之國視之。一聞盧氏之說。方且駭顧卻走。目瞪舌撝。而不敢言。而孰知在我爲得未曾有。在彼已吐棄而不屑道矣。於以見歐人進化之速。殆不可幾及。中國號稱老大帝國。然并無所謂主義。卽不然。帝自爲帝。國自爲國。適成其所謂箇人主義。寡人政體。故一朝一姓之興亡。不關於社會之進化。且閼扼之而塗毒焉。

苟讀^一區歷史者。類能辨之。夫積民成國。民族發達。而後其國始強。未有民族彫瘵。而可立國者。况處於競爭最烈之世界乎。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殆民族強盛。內力外溢。代表之名詞也。吾友趙曰生氏譯此書畢。屬序於余。余嘗聞諸觀微之君子矣。或謂此義最不宜於今日之中國。誠哉其不宜。但不能不於以一審其目的之所在耳。兵家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吾且憚於自知。而遽欲與人決戰。焉得不日就危亡。若迅風之掃敗葉。吾國不欲自強則已。苟欲自強。則非致力於所謂民族主義。不爲功。不然。雖有追風之驥。逐電之輶。亦望塵莫及已耳。余願與有國家觀念者。一讀此書也。壬寅七月吳保初序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序終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原序

人類之歷史者。自始至終。信仰與腕力之競爭史也。有時信仰制腕力。有時腕力制信仰。比拉多釘於其利士德十字架之時。腕力勝信仰之時也。西蘭之監督亞母波羅斯命帝王懺悔於梭德西亞斯之時。信仰勝腕力之時也。信仰制腕力。則時代光明。腕力壓信仰。則時代暗黑。在朝之學士。無一人而唱哲學者。以講調和宇宙之道。在野之詩人。無一人而唱平和。以求安輯人民之規。而陸則十三師團之兵。劍戟燦然。以誇虎旅。海則二十六萬噸之戰艦。機輪相觸。以煽鯨波。家庭紊亂。達其極點。父子相怨。兄弟相鬪。姑媳相侮。而其對外也。則自誇爲東海之櫻國。世界之君子國。帝國主義者。實如斯而已矣。

友人幸德秋水君。成帝國主義以示余。君自少壯。以一身而立今日之文壇。獨樹一幟。人無不知君者。君信奉基督。其憎世之所謂愛國心者最甚。君曾遊自由國。知社會主義之眞面目者。余得友如君。獨擅名譽。茲又有此獨創的著述。以紹介世之榮譽焉。何幸如之。

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內村鑑三序於東京市外角筈村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原序終

例言三則

一東洋之風雲日急。爲天下之功名而發狂熱。世之所謂志士愛國者。皆豎髮裂眦。爭逐於時。而獨冷然而講理義。說道德。其不以崖山舟中講大學者相嘲者幾希。所以我知之而甘爲之者。實爲斯道百年計。忡忡不能自禁也。嗚呼。知我者其惟此篇歟。罪我者亦惟此篇歟。一全書之說。皆採諸歐美。識者之苦言痛語。而於現時之德爾士多伊、利拉、重莫爾列、白白爾、布拉伊昂爲最多。其餘有極進步之道義。抱極高潔之理想之諸氏。皆有所切憇。我不敢僭。故不題著而題曰述。以明非吾之作也。

一是書雖眇小之冊子。見卑識隘。不能詳盡。而頗能握其綱領。是可自信者。世間曠曠之徒。若因之而感知其多少覺醒之機。爲真理與正義得絲毫之貢獻。於願已足。

明治三十四年四月櫻花爛熳之候。秋水生識於朝報社之編輯局。

新圖山集

中江篤介先生評

惠贈貴著帝國主義。扶病誦讀。適已卒業。議論痛絕。頓忘疾之在身。行文勁練。而不失蘊藉之趣。敬服之至。

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者。實純然之黷武主義。以秦皇漢武之暴行。而佐以科學精利之器。可謂古今之極慘已。若於此際。而得如古之亞里斯多德。新西拉耶士。周武殷湯諸葛亮。曾國藩等。真以止戈爲目的。以雄張於亞細亞大陸。則他年世界平和之大義。庶幾有望歟。此等大事。到底非可與今日斗筭之輩而論道也。嗚呼。

每日新聞記者石川安二郎評

明治二十二年春四月。余去鄉里之岡山。出大版。一日訪問中江兆民先生於曾根崎之寓居。立關一書生。垢衣蓬髮而迎余曰。先生於數日前赴淡路。豫定今日歸大版。可少待乎。余卽入立關之室。相與語。意氣軒昂。與之評論時勢。則罵青年之薄志弱行。嘲政治家之無法非行。慷慨悲憤。宛然如讀兆民先生之文。余愕然起敬。問其姓名與經歷。則土佐之一書生也。前年曾客林有造君家。共林君等因保安條例而退職者之幸德傳次郎。卽

君是。

余大喜。急與幸德君訂爲石交。其後再訪兆氏先生於小石川柳町之寓。亟問幸德君之消息。先生太息曰。惜彼以少年罹重患。歸土佐。消息久疏。想已死矣。余聞之大痛。又失同志者一人。及後二十九年之冬。得其確信。已病故於東京。其遺箸載於中央新聞。披而讀之。恍如八年前相晤之際。殆疑亡友之再蘇。遂語同盟同志之友。亟爲刊行。題爲『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云。夫頑冥不靈之帝國主義。何足罵之。而極力攻擊。不留餘蘊。以發此偉大之評論者。豈有他哉。蓋亦爲保持彼平素所唱偉大之平和主義與光明之世界主義而已。

平和主義世界主義者。非彼一人之所專有也。實我同志者一貫之偉大主義也。彼冥頑不靈之鼠輩。橫行於我日本。則我同志者誠爲少數。屢屢爲彼多數之鼠輩所迫害。然合世界之我同志者而計算。吾人未見爲少數也。

本書者爲傳我平和主義世界主義之福音。而與帝國主義如仇敵。倒戈以攻之者也。幸德君爲我同志者之主義。特著勇敢。以試挑戰。同聲感謝。其銳利之筆鋒。吾人同志中。

無論何人。非所企及。是同人所公認者。若夫現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侯。有繙讀本書之機會。余知侯必以往年退去幸德君之事。不能無動於心。是所可知者也。

人民新聞記者芳原華山評節錄

幸德秋水君著帝國主義。君目帝國主義爲二十世紀之怪物。其對帝國主義之意見可知。曩者余讀瀧本誠一君之『經濟的帝國』論。深以爲榮。雙雙反對。而其著書同時。其出版同時。不亦奇歟。二書併讀。各描半面之真理。殆無餘蘊。二君之學術識見。皆吾之所最敬者也。

萬朝報記者河上年陵評

秋水子唱社會主義者。余亦唱社會主義者。秋水子唱平和主義者。余亦唱平和主義者。余之唱社會主義與平和主義以排帝國主義之熱心。自信與秋水子同出一轍。今秋水子若帝國主義一書。縱橫攻擊此主義。余安得而不大歡迎之。

余曩著排帝國主義一篇。公之萬朝報之紙上。結篇一語。錄之於左。雖無加拉伊路。未見其失印度之全土。未見其失些其斯比亞。是何故歟。

未數日。秋水子之本書出。讀其最後之一章。亦慨然曰。

英國自來之尊榮與幸福。而能欽有彼龐大之印度帝國者。豈有一加拉伊路在歟。若必特加拉伊路。非實欺我哉。

君與余之言。不期而合。有如符節。寧非奇歟。所謂暗合默契者。即是類也。

帝國主義者。實亘於十九世紀與現世紀。攪亂國際之平和。惹起人民之疾苦。蹂躪正義

破棄人道之惡魔。而此惡魔之愛國心。加以國權論等之粉粧。粉粧猶言粧飾。外面以人炫也。人咸被其籠

絡。而不知終被其毒手也。我日本人以愛國心爲無上之光榮。不知實爲帝國主義之惡

魔而歡迎之。是固無足怪也。

秋水子此著。發明帝國主義之真相。殆無遺憾。非細玩之。不知其中含著絕大之哲理的思想。吾人因秋水子之此書。而後知秋水子之爲大理想家。

秋水子文章之巧妙。固不待言。惟以彼之健筆。寫此等之奇想。則帝國主義一篇。實可爲無韻之詩。即以彼之文學而論之。我國民讀如此之著述。則思想亦爲之一新也。

如羣山萬壑。齊赴荆門。如百川萬流。咸朝東海。方今一代之風潮。傾注於帝國主義。世運滔滔。不知所底。舉凡學者政治家軍人相率而拜服於此主義之下。而世之唱道自由主義講究社會問題者。均未嘗一語及之。但隨世人聞其美名。未有知其內容之如何者。比比皆然。友人幸德秋水君。夙忠於自由平等主義之士也。多年特具見地。欲解決此社會問題。注其心力。研鑽講究。造詣最深。成此著作。公之於世。欲以喚起世論。此書因述帝國主義之起因。蓋原於愛國心與軍國主義。故先論愛國心。其言曰。今之所謂愛國心者。對自國則表同情惻隱。其對他國。則惟憎惡與虛榮與競爭心。質而言之。則野獸的天性之好戰心也。次及軍國主義。則曰。軍國主義者。好戰的愛國心也。一種之狂熱與迷信也。徵之英俄德美及日本軍備軍隊之行動。與戰爭之罪惡。最後及帝國主義。說明其目的。惟在建設大帝國與擴張領土。徵之於實事。發明其必要與其非理。以爲人道之鑑。其最後之斷案。錄之於左。

帝國主義以可卑之愛國心與可惡之軍國主義爲第一政策。此政策者。以少數而奪多數之福利者也。野蠻的感情。阻礙科學的進步者也。殘滅人類之自由平等。戕賊社會之

正義道德。破壞世界之文明之蠹賊也。

惟其然也。果何術以救帝國主義之蔓延今日之時代。則畫策曰。

惟開始世界的大革命之運動。變少數之國家與陸海軍人之國家。爲多數之國家與農工商人之國家。變貴族專制之社會資本家暴橫之社會。爲平民自治之社會。勞動者共有之社會。洵能如此。始能改造現時之不正非義非文明的非科學的之社會。以期社會永遠之進步。人類全般之福利也。

何其言之沈痛也。決不似世間豫言改革者之口吻。書中所說。往往特具奇矯。著者早已講究此問題。以冷靜之觀察。指摘社會之時弊。爲世之學者政治家等所不敢言。其評論絕無忌諱。以明二十世紀之怪物之真相。以貢獻於讀書界之奇想。其功績決不可沒也。此余所以不憚煩言而願爲之紹介也。

讀賣新聞評

今世界者。帝國主義之世界也。如美國之文明。亦感染而惑溺於帝國主義。時事可知。故帝國主義者。實軍國主義。戰爭主義。擴張主義。併吞主義也。著者論斷其爲二十世紀平

和道德自由平等之大害。而帝國主義之尤可恐可忌者。亦如白斯多之流行。其所觸者。不至滅亡而不止。於是承唱擴充世界主義。以掃蕩刈除帝國主義焉。文章簡勁。筆鋒犀利。論旨尤爲生動。其自著例言曰。其不以崖山舟中講大學相嘲者幾希。我和之而復爲之者。實爲斯道百年之計。著者之抱負。可以知矣。

勞働世界記者評

帝國主義者。眞偉箸哉。痛責今世之學者政治家軍人之大喝棒也。箸者爲萬朝記者幸德秋水氏。夙能文章。獨具熱血。惟此能文章具熱血之士。故能議論縱橫如此。讀之令人鼓舞不置也。

著者極力痛論彼野獸心所湧出之三兄弟。言三主義如兄弟並立也所謂愛國心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是也。氣燄萬丈。咄咄逼人。其結論之最精當者。則曰變海陸軍人之國家。爲農工商人之國家。變貴族專制之社會。爲平民自由之社會。變資本家橫暴之社會。爲勞働者共有之社會。而後以博愛正義之心。壓彼偏僻之愛國心也。以科學的社會主義。亡野蠻的軍國主義也。布拉沙呼多之世界主義。掃蕩刈除彼掠奪的帝國主義也。

時事新報記者評

萬朝報記者幸德秋水氏所著帝國主義。以社會主義之見地。而評列國之現勢。痛論帝國主義爲因好戰心而爲政治家之利器。以損傷人民之平和幸福。其說之犀利。足備經世家之參攷。加以文章流麗。氣味濃厚。誠文學上之著作。有十分之價值者也。

東京日日新聞記者評

幸德君著帝國主義一書。極說帝國主義之危險。文章簡勁。殆如詩家之言。令人涵詠不已。而其熱誠。往往有嘔心噴血之概。足見著者之苦心。

日本人雜誌記者評

帝國主義者。侵畧主義之異名。吞噬主義之別號也。外觀堂堂。別具美相。而實則以劫掠他國之領有與強奪土地爲本旨者。夫切取強盜。其類不一。但所異者。彼則對於箇人。此則對於國家。而其劫掠不在箇人而在國家。強奪不在財產而在土地之故。不過大小之異耳。彼等往往耀威武荷功名。其所以耀威武荷功名者。蓋以炫惑俗士之眼。其歸趣則日趨日下。且以如此之結果。必至於令他國以陷於零落與滅亡而後止。而於其間。必有

逞其非義不正暴力壓制之勢以徇其私者。著者幸德氏離一國家一政府之利害。更廣之於惟一世界之利害。更由惟一世界之利害。廣之於惟一之大社會之利害。而論斷帝國主義曰。帝國主義者。即建設大帝國之意味也。所謂建設大帝國者。非必要。實慾望也。非福利。實災害也。非國民的膨脹。實少數人功名野心之膨脹也。非貿易。實投機也。非生產。實強奪也。非扶植文明。實滅壞文明也。是豈文明社會之目的耶。是豈經營國家之本旨耶。以眇小之冊子。剖析帝國主義。盡其論難。且目現德意志皇帝爲好戰皇帝。嘗臨俄國之戰爭畫家古耶列斯查典之戰爭盡展覽會曰。是等之繪畫。皆令人速避戰爭最良至善之保證者。更凝視拿破侖一世莫斯科敗歸之圖良久。臨去乃曰。有是等之繪畫。起征服世界之非望者。將絕跡也。凡逞其好戰的野心者。無不與此相同。若他日我國人豁然而悟帝國主義之非。則眞爲增進國民之利益幸福。余輩今於此書。亦可信其繪畫同功云。

報知新聞記者評

幸德秋水氏以慷慨悲壯之筆。亟排帝國主義之妄。絕無忌憚。洵可稱文字之犀利者也。

論愛國心。論軍國主義。論帝國主義等。讀之皆令人鼓舞。就此等議論。以非彼好戰的野心。必大受道義家之贊賞。不置云。

日出國新聞記者評

以二十世紀之怪物評論帝國主義。豈真僅其憤語。至其敘述。尤有不勝之感。以彼一人之創見。縱橫自在。喝破世上之迷夢。尋常賣文之評論。譏其失於奇矯。余則以爲適切時世云。

朝日新聞記者評

帝國主義者。蓋以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之見地。而排斥帝國主義者也。其文章帶一種詩的之趣味。以痛罵偏僻之愛國心與野蠻之軍國主義。現味細讀。不覺卷終。著者自居於多路斯多伊利一流人物。甘受崖山舟中講大學之嘲。其就軍國主義見其黑暗之一面。而述其厭惡嫌忌之感情。就國家組織之根底而立論。其評論當世紀之所謂帝國主義利害是非。殆無遺憾。洵足以資當世之經綸。展卷讀去。如聞慷慨家之不平談。不勝悲憤之感。是吾人對此書所慨然而發喟也。嗚呼。滔滔改容。沒頭於眼前之小問題。漂泊於世

波之風潮而無所止。而獨懷抱自由之主義平等之理想。特出於彼等思想之上。遂發表其一種之思想。絕無忌憚。其勇猛精進。自信之篤。可想而知。此書爲社會之所歡迎。有斷然者。

中央新聞記者評

帝國主義者。分緒言愛國心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結論五章。以流麗之筆。寫深遠之想。奇拔之警句。一字一句。愛誦無已。

通覽本書以假面之帝國主義。以愛國心爲父。以軍國主義爲母。而生出二十世紀之怪物。獨斷痛斥之。幾無遺憾矣。

警世記者評

以警拔之筆。灼爛之文。明快爽利。豐富腴厚。以論帝國主義。如庖丁鼓刀。而爲惠文君解牛。其斥愛國心爲好戰心。而此好戰心者。即動物的天性。其爲釋迦基督之所必排。文明之理想目的所不能容。有斷然者。而奈何其爲現代之流行物也。

所謂帝國主義者。以此愛國心與軍國主義爲經緯而織成此政策也。故於其流行也。則

斥之曰。非科學的智識。實迷信也。非文明的道義。實狂熱也。非自由正義平等博愛。實壓制邪曲頑陋爭鬪也。於建設大帝國者。則直警之爲切取強盜之非行。更於其後。以檄志士仁人。迫之爲世界的大革命之運動與開始。即以正義博愛之心。壓彼偏僻的愛國心。小科學的社會主義。亡彼野蠻的軍國主義。以布拉沙呼多之世界主義。掃蕩破壞彼掠奪的帝國主義。真龍跳虎臥風起雲捲之大文字。立身高處。其著眼亦高。本書之著述。毫無遺憾。吾人雖不才。亦與幸德氏有同感想者。今幸德氏爲吾人而發明之。安得不歡迎而紹介之耶。

中國民報記者田岡嶺雲評

吾友幸德秋水頃著帝國主義一書。大排帝國主義。其言痛切。最中時弊者也。吾亦惡藉尊王之名。行專制之實。如今之所謂愛國者也。吾亦惡竭盡一國之財產。以爲軍人之功名心之犧牲。如今之所謂軍國主義者也。吾亦惡殺人竊國。侵掠以擴大其版圖。如今之所謂帝國主義者也。吾亦惡自由之敵。平和之敵。人道之敵。亦猶秋水之所惡也。但告之所見。與秋水少異者。吾愛所謂帝國主義之流行。不如秋水之大也。

世界必至於統一。此可預期者也。於國土。於文學。於宗教。乃至語言習慣。亦必歸於世界的統一。此亦可預期者也。所謂統一者。非謂強併弱之謂。乃與異色者混一而融化之謂也。渾一。即平等也。平等。即自由也。平和也。人道之大義也。文明之終極也。而世界大局之趨勢者。乘交通之便。此即所謂世界的統一向之而進者也。帝國主義者。達此世界的統一之一階段也。帝國主義之積極的。即膨脹而爲國家主義也。國家主義者。亦一階段也。然而帝國主義。比國家主義爲更上一層之階段也。帝國主義者。在版圖之擴張。而予所謂世界的主義。其擴張尤爲最大而無限。故帝國主義者。不過擴張一國之版圖也。擴之。擴之。究眞所極。即統一也。天者狡獪者也。即利用一國之野心。以隸於帝國主義之名之下。不識不知。已至於所期之世界矣。是即天之不自勞其手段。而終達於世界統一的之終極也。吾亦知以武力以戰爭而互相奪之帝國主義之非美。然帝國主義者。實爲自由正義平和文明之至。耶多比亞之一險巖之涇路。世界的統一之關稅。自其終局而觀之。則帝國主義者。殊不必憂者也。故帝國主義者。一時之現象也。進步之階段也。吾遠測其終局。則樂觀之。而秋水。則悲期其現前之下也。秋水與余。其惡愛國者。惡軍國主義。惡帝

國主義。有何輕重。其欲自由。欲平和。愛正義。愛人道。有何逕庭。欲之愛之大。故秋水深概。帝國主義之流行。同欲之。同愛之。而吾之愛此主義之流行。不如其大也。其歸宿同。吾與秋水之志無不同。

此書爲彼等徒知帝國主義。妄信以軍備而擴張領土爲立國之大計者。向彼憤憤者流。加頂門之一針。吾故以爲切中時弊之一好著。不憚爲世而推薦之也。雄健熱烈。秋水之文之妙。一至於此。吾無以贊之矣。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目錄

第一章 緒言

帝國主義者燎原之火也 何德何力 國家經營之目的 科學的智識與文明的福利 天使乎惡魔乎 焦頭爛額之急務

第二章 論愛國心

第一節 帝國主義者之喊聲 愛國心爲經軍國主義爲緯 愛國心者何物乎

第二節 愛國心與惻隱同情 望鄉心 對他鄉之憎惡 天下之可憐蟲 虛誇 虛榮

第三節 羅馬之愛國心 羅馬之貧民 何等之癡愚 希臘之奴隸 迷信的愛國心 愛憎之兩念 好戰之心者動物的天性 適者生存之法則 自由競爭 動物的天性之挑撥

第四節 洋人夷狄之憎惡 達野心之利器 明治聖代之愛國心 英國之愛國心 英法戰爭 所謂舉國一致 罪惡之最高潮 戰後之英國 白多路羅 虛

偽哉

第五節 一轉眼而觀德意志 俾斯麥公 日耳曼統一 無用之戰爭 普魯西

之一物 中古時代之理想 普法戰爭 愛國的呼蘭德 柔術家與力士 德意

志現皇帝 近世社會主義 哲學的國民

第六節 日本之皇帝 故後藤伯 征清之役 獸力之卓越 混砂礫之鐘詰

日本之軍人 爲我皇上 孝子的娼婦 軍人與從軍記者 眼中國民 愛國心

發揚之結果

第七節 愛國心之物如此 人類之進步 所以進步之大道 文明之正義人道

第三章 論軍國主義

第一節 軍國主義之勢力 軍備擴張之因由 五月人形三月雛 莫魯多將軍

蠻人之社會學 小莫魯多之輩出

第二節 馬罕大佐 軍備與徵兵之功德 戰爭與疾病 權力衰微與紀綱廢弛

革命思想之傳播者 疾病之發生 徵兵制與戰爭之數 戰爭減少之理由

第三節 戰爭與文藝 歐洲諸國之文藝學術 日本之文藝 武器之改良 軍

人之政治的之材能 亞列山德路 與罕尼巴路及西沙 義經正成幸村 項羽

與諸葛亮 呼列德尼志與拿破侖 華盛頓 美國之政治家 克蘭德與林耶隆

山縣樺山高島 軍人之智者賢者

第四節 軍國主義之弊毒 古代文明 雅典與斯巴爾達 白羅捧列西昂戰後

之腐敗 他西志的斯之大史筆 羅馬 德列呼耶之大疑獄 利拉蹶然而起

堂堂軍人不如市井之一文士 其志耶列路將軍 俄國軍隊之暴虐 土耳其之

政治 德意志一代道德之泉源 麟鳳不棲於枳棘 德意志皇帝與不敬罪

第五節 決鬪與戰爭 較猾智之術 戰爭發達之第一步 愛田舍之壯丁 餓

鬼道之苦 軍備誇揚之不止

第六節 擁軍人而不自寧 平和會議之決議 僅一轉步 猛獸毒蛇之區

第四章 論帝國主義

第一節 野獸求肉餌 領土之擴張 建設大帝國者切取強盜也 武力的帝國

之興亡 國旗之零落

第二節 國民之膨脹乎 少數之軍人政治家資本家 德蘭士瓦路之征討 犧牲數萬人鮮血之價十億萬圓 德意志之政策 德意志社會黨之決議 美國之帝國主義 非律賓之併吞 獨立之檄文建國之憲法奈何 美國之危險 美國隆盛之原因 德莫克拉多黨之決議

第三節 移民之必要 人口增加與貧民 貧民增加之原因 英國移民之統計 移民與領土 大謬見

第四節 新市場之必要 黑暗時代之經濟 生產之過剩 今日之經濟問題 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 破產與墮落 游牧的經濟 英國之貿易 華主之殺戮 日本之經濟 其愚不可及

第五節 英國殖民地之結合 不利與危險 小英國當時之武力 英國繁榮之原由 英帝國之存在 他日之問題 其布林克與因列 帝國主義者臘夫之生計也

第六節 帝國主義之現在與將來 國民之尊榮幸福 德意志國大德意志人民

小 一時之泡沫 日本之帝國主義 其結果

第五章 結論

新天地之經營 二十世紀之危險 比拉多之流行 愛國的病菌 大清潔法

大革命 黑闇之地獄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目錄終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

日本土佐 幸德秋水述

中國武陵 趙必振曰生譯

第一章 緒言

帝國主義
者燎原之
火也

盛矣哉。所謂帝國主義之流行也。勢如燎原。不可嚮邇。世界萬邦。皆懼伏於其膝下。贊美之。崇拜之。而奉持之。

不見夫英國舉朝野之信徒。德意志好戰之皇帝。盡其勢力而鼓吹之乎。俄國者。非自稱其自昔傳來之政策乎。若法也。澳也。意也。孰不熱心於此乎。彼隔瀛海之美國。近亦棄其們羅主義而轉其方針。至於我日本。自日清戰役大捷以來。上下之狂熱。如火如荼。如脫韉之悍馬。

昔者誇平時忠者有言曰。『平氏者殆人而非人。』猶言似人類而非人類也今之奉持帝國主義者。殆將作政

事家而非政事家。國家而非國家。觀之。彼其果有何德何力。何貴重。而致其能流行如此也。夫經營國家之目的。在社會永遠之進步。在人類全般之福利。彼之專圖現在頃刻之繁榮。小

何德何力
經營國家
之目的

數階級之權勢者。其於國家主義何如也。今日之國家之政事家。奉持帝國主義者。果資吾人之進步者何在乎。與無吾人之福利者何在乎。

科學的智
識與文明
的福利

吾人之所深信而不疑者。欲求社會之進步。其基礎必待夫『真正科學的智識』而後可。欲求人類之福利。其源泉必歸『真正文明的道德』而後可。而其理想必在『自由』無『正義』而後可。而其極致必在『博愛』與『平等』而後可。夫古今東西。順之者榮。如松柏之後凋。逆之者亡。如蒲柳之先槁。彼帝國主義之政策。果有此基礎源泉乎。果有此理想極致乎。如其然也。則此主義者。實社會人類之大國福音也。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天使乎惡
魔乎

焦頭爛額
之急務

不幸而非如吾所言。則帝國主義之所以勃興流行者。非科學的智識。實迷信也。非文明的道義。實狂熱也。非自由正義博愛平等。實壓制邪曲頑陋爭鬪也。而是等之劣情惡德。不至於支配世界萬邦而不止。而『精神的』『物質的』皆受其傳染。其毒害之所橫流。非深可寒心者歟。嗚呼。帝國主義。汝今日流行之勢力。於我二十世紀之天地。將現寂光之淨土乎。亦墮無間之地獄乎。進步乎。腐敗乎。福利乎。災禍乎。天使乎。惡魔乎。其真相實質果如何。如孰爲細心而研究之。然而現在經營我二十世紀之人士。則以爲此真焦頭爛額之急務也。身列後進。不揣不

才。嗷嗷不已。誰其聽之。

第二章 論愛國心

第一節

帝國主義
之喊聲

膨脹我國民。擴張我版圖。建設大帝國。發揚我國威。光榮我國旗。是所謂帝國主義之喊聲也。喊聲猶言以誇大之詞自炫之意。彼等之愛自家之國家之心亦深矣。

英國之伐南阿。美國之占菲律賓。德國之取膠州。俄國之奪滿洲。法國之征呼亞鎖達。意國之戰馬卑亞尼亞。是近將帝國主義所行較著之現象也。帝國主義之所向者惟軍備。爲軍備之後援者。則外交件之。

愛國心爲
經軍國主
義爲緯

其見於發展之迹者。非以『所謂愛國心』爲之經。以『所謂軍國主義』爲之緯。以織成之政策乎。名爲愛國心。實則純爲軍國主義者。非現時列國之帝國主義通有之條件乎。吾故曰。欲斷帝國主義之是非利害。不可不先向其所謂愛國心所謂軍國主義。加一番之檢覈也。

愛國心者
何物乎

然則今之所謂愛國心。若亦知愛國主義爲何物。所謂巴多尼阿斯母爲何物。吾人何故而擇一地而認爲我之國家。若國土者。果可愛耶。不可愛耶。

第二節

夫孺子墮井。卽卽往救。不問其遠與近也。不問其親與疏也。子輿氏之言。不欺我矣。若眞愛國心者。則救此孺子於井底之洗木哈西也。惻隱之念與慈善之心。油然而並茂。美哉愛國心。純乎不雜一私者也。

惟其然也。果有眞正高潔惻隱之心與慈善之心者。決不以一己之遠近親疏而異之。亦猶人之救孺子。決不以己子人子而異之也。故世界萬邦之仁人義士。必爲支蘭士瓦路而祈復活之勝利。必爲非律賓而祈其獨立之成功。其視英人若敵國然者。其視美人若敵國然者。所謂愛國心者。果能如此否乎。

今之名爲愛國心。實則純爲軍國主義者。英人則必不爲支蘭士瓦路而祈勝利以損其愛國心。美人則必不爲非律賓而祈獨立。以損其愛國心。故謂彼等無愛國心則不可。然彼等究與高潔之惻隱慈善之心者。不能表其同情。則其所謂愛國心。何其無救孺子之熱念。竟不一致也。

然則前之所謂愛國心者。醇乎與惻隱之心慈善之心之相背也。彼之愛國心之所愛者。自家

之國土限之也。自家之國人限之也。愛他國不若愛其自國。愛他人不若愛其自身也。愛浮華之名譽也。愛壟斷之利益也。其果公乎。其果私乎。

愛國心者。又與愛故鄉之心相似也。愛故鄉之心雖可貴。然其原因。實有卑不足道者。垂髫之時。騎竹馬。舞泥龍。果解故鄉某山某水之可愛乎。既而遠適異國。隻影無儔。於是懷土望鄉之念。漸次而生。則以外感之激刺也。夫東西篷飄。南船北馬。熱心壯志。幾許蹉跎。世態炎涼。人情冷煖。無不躬焉歷之。回憶慘綠少年。鬪雞走馬。昔日之愉快。時復現象於其腦質中。故邱首之慕之愈切也。行旅艱難。風惡土異。停杯投箸。不能下嚙。萬人海裏。無半面交。父母妻子之愛念。不禁其發達無極矣。故彼等之愛故鄉。實由其嫌惡他鄉而起。其對故鄉非真有同情之惻隱與慈善。不過因對他鄉有憎惡也。故惟失意逆境之人。此情最甚。彼等之憎惡他鄉愈甚。故其愛戀故鄉之念亦獨切。

雖然。愛戀故鄉之念。亦不獨失意逆境人也。得意順境之人亦有之。然細察其所以然。得意人之思慕故鄉。其心事更卑不足道。彼等不過欲炫其得意之事。於其鄉黨之父老故舊耳。其對鄉里果有同情之惻隱與慈愛乎。不過爲其一身之私意而已。虛榮也。虛誇也。競爭心也。是私

意之所專注也。古人之言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是語也。揭其秘密之隱衷。破其污穢之鄙念。已燭照而洞然矣。

對他鄉而
生憎惡

今之愛戀故鄉者曰：學校必立於吾之里。鐵道必出於吾之郡。是猶可也。其甚者且曰：總務之委員。必出於吾縣。總務之大臣。必出於吾州。彼等一身之利益。必不出於虛榮之外。其對鄉里。果有同情之惻隱與慈愛乎。故有識之士。洞幽徹微。所不能不仰天而太息者也。

天下之可
憐蟲

惟其然也。故彼之愛國心。其原因動機。皆與其愛戀故鄉之心而一轍。則彼虞芮之爭。真愛國者之好標本哉。彼蠻觸之戰。真愛國者之好譬喻哉。嗚呼。噫嘻。真天下之可憐蟲哉。

吾於是乎思。昔者巖谷某揚言於國。益之親玉。勿笑之矣。彼於東宮大婚之紀念美術館。約千圓之附寄。卒履其約。勿笑之矣。天下之所謂愛國者及愛國心者。於巖谷某。亦五十步百步之差耳。吾請質言之。愛國心之廣告者。唯一身之利益也。虛誇也。虛榮也。若是而已矣。

第三節

『何須分黨派。惟知有國家。』

羅馬之愛
國心

Then none was for a party,

Then all were for the State.”

此古之羅馬詩人之所誇揚贊美者也。何以知之。彼蓋利用黨派之智。非真知有所謂國家。彼之所謂國家者。爲敵國敵人耳。爲迷信而憎惡敵國敵人耳。

羅馬之貧民

吾非無所見而云然也。當時羅馬之多數貧困農夫。共少數之富人。或從其富人。赴其所謂國家之戰事。吾又見其臨戰之時。勇猛奮進。冒矢石。躬兵革。而不顧身。其忠義節烈。感天地而泣鬼神。吾又見其彼等幸而戰捷。全身歸國時。其因從軍而負之債務。積不能償。遂自身陷於奴隸之域。吾且見其當戰役之間。富者之田畝。常屬其臣屬奴僕任其耕耘灌溉。而貧者之田。全委於荒廢靡蕪。而債務由是而生。而自買爲奴隸。嗚呼。果誰之罪歟。

彼羅馬國之所謂敵國敵人而憎惡之者。彼敵國敵人縱爲彼等之禍害。未必出於其同胞富者之上也。彼等爲其憎惡敵國人之故。奪其自由。奪其財產。而陷於奴隸。果孰使彼等而至於此乎。實由於其同胞之所謂愛國心而使之然者。此非彼等思想之所及也。

富者因戰而益富。因臣屬奴僕之日益加多之故也。而貧者亦因之而益貧。詰其何以故。唯曰爲國家之戰事耳。彼等爲國家之戰事。而沈淪於奴隸之境。而猶追想討伐敵人過去之虛榮。

何等之癡
愚
希臘之奴
隸

迷信的愛
國心

愛憎之兩
念

以誇揚其勳業。以銘紀其功名。嗚呼。是何等之癡愚也。古羅馬之愛國心。其實如此。於古希臘。吾又見有所謂耶羅德之奴隸者。既事於兵。又事於奴隸。而猶慮彼等身體強健之過度。彼等人口增殖之過度。爲其主者任意摧折而殺戮之。而彼等爲其主而出戰。勇敢實無比。忠義實無比。而曾不知一倒戈而恢復其天賦自主之權。悲夫悲夫。

彼等之所以然者何也。其於外國人。即彼等之所謂敵國敵人。以爲憎惡而討伐之。誤信爲彼等之義務也。誤信爲無上之名譽也。誤信爲無上之光榮也。而不知其爲虛誇也。而不悟其爲虛榮也。嗚呼。此等之迷信。固彼等所謂愛國心虛誇的虛榮的之迷信。而實不過飲腐敗之神水之天理教徒也。而其毒害更有過之者。

然而彼等憎惡敵人之甚。亦不足怪也。蓋人生當未開化之時。其智識去禽獸不遠。無所謂之同仁。無所謂之博愛。自原始以來。愛憎之兩念如糾繩之相纏。如環鎖之相連也。不見夫禽獸之在原野者乎。瓜搏牙噉。同類相殘。而一旦與夙未相見者遇。忽而畏懼震恐。由畏懼震恐。即生猜忌憎惡。由猜忌憎惡。於是而咆哮。而爭鬪。而結其相殘之同類。而抗爭其公共之敵。彼等當其抗爭公共之敵之時。其同類互相親睦之狀。怡然可掬。油然相親。若彼等之禽獸。而謂其

愛國心。是耶非耶。古代人類。蠻野之生活。非若是哉。

蠻野人類之生活。同類相結。以其自然之戰。以戰其異種族。彼等之所謂愛國心也。然其灼然可見者。彼等之團體。忽結親睦之同情者。由其所遇之敵而生也。唯其對敵人有憎惡之反動。因其同病而始有相憐之心。

好戰之心
動物之
天性

惟其如此。則所謂愛國心者。即討代外國人之榮譽之好戰心也。其好戰心者。即動物的天性也。而此動物的天性。即好戰的愛國心也。是非釋迦基督之所排。而文明理想之目的所不能容者歟。

哀哉。世界人民。尙能於此動物的天性之競爭場裏。送過十九世紀也。近更依然無涯無埃。以處二十世紀之新天地也。

適者生存
之法則

社會之公理。從適者生存之法則。進化日漸發達。其統一之境域。交通之範圍。亦隨之而擴大焉。於是公共之敵。異種族異部落者。亦漸減少。彼等憎惡之目的。亦失。憎惡之目的既失。其所以結合親睦之目的亦失。於是乎彼等之愛一國一社會一部落之心。變而爲愛一身一家一黨之心。其於種族間部落間野蠻之好戰的天性。亦變而爲個人間之爭鬪。朋黨間之軋轢。

階級間之戰鬪。嗚呼。當此純潔理想高尚道德盛行之間。動物的天性。尚不能除卻。而是時之世界人民。既無所敵。無所憎惡。無所戰爭。而惟競爭於無形。而名之曰愛國心。而稱之為美譽之行。不其惑歟。

自由競爭

嗚呼。歐美十九世紀之文明。果文明乎。一則自由競爭之激烈。人類不勝其慘酷之禍。一則高尚正義之理想。信仰亦全墮地。我文明之前途。洵可寒心。而姑息之政治家。好功名之冒險家。趁奇利之資本家。有鑑於此。於是大聲疾呼曰。四境之外。大敵日迫。凡我國民。非亟止其個人之爭鬪。而進而為國家之結合不可。彼等遂移其個人間憎惡之心。轉而向於外敵。以自遂其私圖。苟有不應之者。即責之曰。非愛國者也。是國賊也。吾人而知所謂帝國主義之流行。實以若是之手段為之濫觴也。所謂國民之愛國心者。質而言之。即動物的天性之所挑撥而出者也。

動物的天性之挑撥

第四節

愛自家可。憎他人不可。愛同鄉人可。憎異鄉人不可。愛神國愛中華可。憎洋人憎夷狄不可。為其所愛者而討其所憎者。是可謂之為愛國心乎。

洋人夷狄之憎惡

達野心之
利器

然則愛國主義者。其最可憐者。非彼等迷信之咎乎。非迷信也。實好戰之心也。實爲虛誇虛榮之廣告也。而此主義者。實專制政治家欲達其自家名譽之野心。而供其手段之利器也。

希臘羅馬之舊蹟。姑勿言之。而近代愛國主義之流行之利用。較之上古中古而更甚也。

昧昧我思之。昔森田思軒氏。嘗箸一文。『黃海之所謂靈應者。非靈說。』天下洵洵。皆以國賊責彼。久米邦武氏著『神道者祭天之古俗也論』。而免其教授之職。西園奇侯欲行其所謂『世界主義的教育』。其文相之地位幾殆。內村鑑三氏拒禮拜之勅語。亦免其教授之職。彼等皆以大不敬詈之。以非愛國者罪之。是明治聖代日本國民愛國心之所發現也。

明治聖代
之愛國心

國民之愛國心者。一旦忤其所好。可以箝人之口也。可以掣人之肘也。可以束縛人之思想也。可以干涉人之信仰也。歷史之論評。得禁之也。聖書之講究。得妨之也。科學的基礎。得破碎之也。譯文明之道義。則恥辱之。而是等之愛國心。可以邀榮譽博功名也。

不獨日本之愛國心爲然也。英國者。近代極稱自由之國也。極稱博愛之國也。極稱平和之國也。以如此之英國。而當其愛國心激越之時。而唱自由者。請願改革者。主張普通撰舉者。非皆

問以叛逆之罪乎。非皆責以國賊之名乎。

英國人之愛國心。其大發揚最近之事例。莫如彼等與法國戰爭之時。此戰爭當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大革命之際。自後雖經多少之斷續。延至一千八百十五年拿破侖之覆沒。其大段落始成。彼等昔日之思想。與今日之思想。其相拒豈遠乎。彼等之所謂愛國心者。與今日之愛國主義。其流行之事情與方法。所無甚異也。

法國之戰爭。當時英國之人民。惟此一事耳。惟此一語耳。其原因如何勿問也。其結果如何勿議也。其利害如何勿計也。其是非如何勿論也。苟有言者。必以非愛國者責之。改革之精神。抗爭之熱念。批評之宏議。一旦休止。歸於無何有之鄉矣。而國內之黨爭。亦遂消滅。如彼哥魯利志其人者。當戰爭之初年。亦頗非議之。既而國民結合一致。亦遂轉其方針。又若呼阿志士一輩。以平和支持自由之大義。已久不渝。既知議會之大勢不可挽回。亦不能守其宗旨。雖或有之。而不能抵制議場中黨派的之討論。嗚呼。當時之英國。實舉國一致。我日本政治家策士口頭稱道而不置者也。『舉國一致』者。即羅馬詩人所謂惟知有國家耳。盛矣哉。

然吾思之。是時舉英國之民。其胸中果知何者爲理想乎。何者爲道義乎。何者爲同情乎。何者

爲國家乎。

當此之時。彼英國之民。舉國若狂。叩其宗旨所在。惟對法國之憎惡耳。惟對革命之憎惡耳。惟對拿破侖之憎惡耳。果有具一毫之革命的精神。與法人之理想有關聯之思想者歟。則彼等不但嫌忌之。且必競相侮辱之。不但侮辱之。且必羣起注全力而攻擊之。而非難之。

罪惡之最
高潮

於是乎知對外國之愛國主義之最高潮者。卽其對內治罪惡之最高潮也。而彼等所謂愛國之狂熱者。但於戰爭間。以大發越其愛國心。至於戰後之何狀。非所計及也。

戰後之英
國

試觀戰後之英國。其對法國憎惡之狂熱。已覺稍冷。軍費之支出者。亦遂停止。大陸諸國之在戰役中者。其工業界之擾亂。仰於英國之需用亦絕焉。英國之工業及農業。亦隨之而現一大衰頹之景象。而下等人民之窮乏饑餓者。遍於國中。至於此時。彼之富豪資本家。果有一絲之愛國心猶存乎。果有一絲慈悲同情之念猶存乎。果有舉國一致的結合親睦之心猶存乎。彼等坐視其同胞之窮乏困餓。展轉於溝壑者。漠然淡然。非如昔日憎惡讐敵之一轍乎。彼等憎惡下等之貧民。與其憎惡法國革命及拿破侖之念。果有輕重乎。

白多路羅

至若白多路羅之事。尤堪切齒。彼等既覆拿破侖軍於烏阿德路羅之後。集合要求改革議院

虛僞哉

一轉眼而
觀德意志

之多數勞働者於白多羅呼伊路德。悉蹂躪而虐殺之。時人稱烏阿德路羅之戰。冷語刺之呼爲白多路羅者是也。既破敵軍於烏阿德路羅。愛國者又一轉念。復縱白多路羅而虐殺其同胞。彼之所謂愛國心者。真有愛其同胞之心否耶。所謂一致之愛國心結合之愛國心者。戰塵方息。而於國家國民之利益。有過而問之者否乎。吾但見其國民碎首敵人之鋒鏑。空灑同胞之血以嘗試之耳。

當哥魯利志戰爭之始。大唱國民一致之主義。舉國騷然。至於此際所謂一致者果何在乎。以憎惡之心。而生憎惡之心。以憎惡敵國人之心。轉而爲憎惡其國人之心。動物的天性。果如是也。故烏阿德路羅之心者。直白多路羅之心也。虛僞哉。愛國心之結合。果如是哉。

第五節

英吉利之事。姑勿論之。誰更其慧眼。一察德意志之情狀乎。彼俾斯麥公者。實愛國心之權化也。德意志帝國者。實愛國神垂迹之靈場也。愛國宗之靈驗。其如何赫然灼然。世有欲觀其威靈者乎。試一詣此靈場也可。

我日本之貴族軍人之初學者。凡世界萬國之愛國主義帝國主義。無不隨喜渴仰。而不能措。

俾斯麥公

而尤注意於德意志之愛國心。彼德意志之愛國心者。古代之希臘與羅馬。及近代之英國。皆無其比。果不迷信者誰乎。果不惑其虛誇虛榮者誰乎。

故俾斯麥公者。實歷代之人豪也。彼當未起之先。早已灼見北部日耳曼諸邦。紛紛分立。同一言語之國民。必非結合之而不可。故以帝國主義之眼光先注射之。以點試其運動。而竟能聯合諸邦。以成一致。俾斯麥公之大業。誠光輝千載哉。然而不可知者。彼等奉帝國主義以結合統一諸邦之目的。必非欲保諸邦實際之利益以冀其平和。惟生於武備之必要。有斷然者在。彼之早已咀嚼自由平等之義理。希望法國革命之壯觀之人士。亦幸其暫止蠻觸之爭。而享協同平和之福利。且備外敵之侵寇。以企望日耳曼之結合統一。亦明甚矣。是可希望也。孰不可希望也。試觀實際之歷史。決無副此種之企望者也。奈何。

一 日耳曼統

若日耳曼統一者。果爲北部日耳曼諸邦之利益。則彼等何不以多數之德意志語而結合澳大利乎。彼之所以不爲此者。俾士麥克公一輩之理想。決不在一般德意志人之呼拉沙烏德也。決不在諸邦共同平和之福利。惟在普魯士與彼自身之權勢與榮光也。夫彼之徹始徹終。以好戰之心。而旋其滿足之手段。以求結合提携者。是人之常性也。甲吾所

無用之戰爭

親暱。乙吾所仇敵也。愛彼者必增此故也。彼爲外國之故。終日擾擾。而無安寧。蓋欲誇揚其霸權也。俊才如俾斯麥公者。是等之情態。詎不知之。故其利用此國民之動物的天性以試其手腕。質而言之。無非煽揚彼之國民之愛國心。而爲敵國挑戰。藉以壓伏無已反對之義理評論。其希望則在創建其愛國宗。而因之以挑發無用之戰爭而已矣。

故彼日耳曼之統一者。實由其獸力

猶言如禽獸惟力是尙

之亞波士德路鐵血政策之祖師。其深謀遠計

之第一著手。恣與最弱之鄰邦苦戰而大捷之。於是國民中迷信虛榮而喜獸力之徒。競附於彼之黨羽。是爲新德意志帝國之結合。是爲新德意志帝國主義之發程。

其第二策。彼與其餘之鄰邦而挑戰。則此鄰邦必較前之鄰邦而強者。然彼必乘敵備之不完也。而所謂愛國心。所謂結合之精神。油然而生。而新戰場之興隆日盛。而其運動一以俾斯麥公自身之國及同國國王之膨脹爲之主。而獨巧於利用妙於指揮也。

彼決非純乎正義之意味。以企北日耳曼之統一者。彼亦非欲普魯士於結合之後。鎔化而湮歿者。彼之所在。惟在普魯西王國爲統一之盟主。普魯西王爲統一德意志皇帝之榮光。故識者斷之曰。普魯士之統一者。國民的運動也。彼等國民。以虛誇與迷信之結果之愛國心。而全

普魯士之
結合

中古時代
之理想

爲一人之野心於功名者而利用之。不其然歟。

俾斯麥之理想。實不免中古時代未開人之理想。而彼之陳腐野蠻之計畫。竟能成功者。則以社會之多數之道德的心理的。尙未脫出中古時代之境遇也。故多數國民之道德。猶中古之道德也。彼等之心性。尙未開之心性也。唯彼等自欺而欺人。不過僅借近世科學之外相。以自掩蔽云。

故彼起無用之師者。已二次矣。幸能成功。而其第三次之起師。孜孜養銳。眈眈以待其機。其機既至。則彼再乘他強國之不備而猛擊之。嗚呼。普法之大戰爭。尤爲危道之尤危者。兇器之尤兇者。而彼俾斯麥競幸而成大功。

普法戰爭之捷後。北日耳曼諸邦。皆拜跪於普魯西之足下。其餘諸邦。遂奉祝普魯西國王而爲德意志之皇帝。此其結果。孰非爲普魯西之國王乎。故彼俾斯麥之眼中。豈知有同盟國民之福利哉。

故自吾而斷之。德意志之結合。非由正意之好意同情也。德意志之國民。積屍踰山。流血成海。如鷲鳥。如猛獸。以成其統一之業者。果何由也。由其煽揚彼國民對敵國之憎惡心。由其醉於

帝國主義

戰勝之虛榮。世之大人君子。能無痛心疾首乎。

而彼等國民之多數。輒舉此以自誇。以爲我德意志國民享上天之寵靈。世界各國。孰有能企及之者。世界各國之多數。亦從而驚歎曰。偉矣哉。爲國者宜如是而後可也。日本之大勳位侯爵亦隨喜曰。我亦東洋之俾斯麥公也。於是變其自來英國之立憲政治之有世界之光榮者。忽焉而移爲普魯士軍隊之劍襠。悲夫。

愛國的呼
蘭德

國民之醉於國威國光之虛榮。亦猶夫己氏之醉於俾斯麥也。彼既醉心於此。耳爲之熱。目爲之眩。意氣勃勃。直往無前。積屍踰山。不見其慘也。流血成海。不知其穢也。而徒昂昂然自鳴其得意也。

柔術家與
方士

國民之欲以優武力長戰鬪而弋聲名者。亦如柔術家之得免許皆傳。亦如力士之張橫綱。然而柔術家無力士。唯欲殪其敵手耳。技止此也。若非吾之敵手者。果有何利益乎。果有何名譽乎。德意志國民之所以自誇者。惟敗敵國耳。若非敵國。果有何利益乎。果有何名譽乎。

柔術家無力士之醉於呼蘭德。不過欲誇其技能力量耳。至於彼等之才智學識德行。誰復尊而敬之乎。國民之醉戰爭之虛榮者。不過欲誇其名譽與功績耳。至於彼等之政治經濟教育。

德意志現
皇帝

凡文明的之福利。誰能研而究之乎。不尊崇德意志之哲學。不尊崇德意志之文學。而獨尊崇德意志之所謂愛國心。吾不能從而贊美之也。

彼俾斯麥輔佐之皇帝。與彼俾斯麥之一身。皆將爲過去之人矣。然彼之鐵血主義。猶印於其皇帝之腦質中。愛國的呼蘭德。猶醉於其皇帝之腦筋內。而彼皇帝之好戰爭。好虛名。好壓制。愛乎不讓於拿破侖一世。更愛乎不讓於拿破侖三世。而彼龐然之大國民者。猶詡詡然誇其以血購之結合統一之美名。而甘爲此少年壓制家所驅使也。而所謂愛國心者。依然猶甚熾也。然而豈永遠之現象哉。

愛國心之弊毒。既已達其極點。則馬克曰士之暴虐。亦達其極點之時。則反動之力。突然而起。吾恐其強敵。將有捲土而來之勢矣。然吾之所謂強敵者。非迷信的。實義理的也。非中古的。實近世的也。非狂熱的。實組織的也。而其目的。則在盡破壞其愛國宗及愛國的所爲之事業。而後已。是卽近世名爲社會主義云。

近世社會
主義

古代之野蠻的與狂顛的之愛國主義。將爲近代高遠之文明之道義與理想所壓伏。今日而後。猶欲如俾斯麥之時。不可再得矣。道義理想之制勝。卽在現世紀之中葉。可決而待也。故德

哲學的國民

意志之社會主義。隆然而勃興。將與愛國主義。而爲激烈之抵抗。則彼惑於戰勝之虛榮與憎惡敵國之愛國心。不能一毫煽揚其國民。而與之同情博愛。斷可知也。嗚呼。以極哲學的之國民。具各政治的理想。而演極非哲學的之事態。此俾斯麥公之大罪也。若微俾斯麥公。豈獨德意志。凡宗德意志之歐洲列國。其文學美術哲學道德。其進步何如。其高尚何如。何至而爲猖獗相噬豺狼之態。尙存於二十世紀之今日也。

第六節

日本之皇帝

日本之皇帝。與德意志之年少皇帝。本大異者也。不好爭戰而重和平。不好壓制而重自由。不爲一國而喜野蠻之虛榮。而爲世界而希文明之福利。決不知今之所謂愛國主義者。卽野蠻之帝國主義也。何以我日本之國民。知所謂愛國者。寥寥如晨星也。

吾鑒夫古今東西之愛國主義。唯以憎惡敵人爲目的。而討伐之。是卽愛國心之所發揚也。吾所不敢贊美者也。則日本人民之愛國心。亦不能排斥之也。

故後藤伯

故後藤伯

後藤家次郎

者。曾一試煽揚日本國民之愛國心。以『國家當存亡危急之秋』大聲而疾呼之。天下愛國之士。翕然而趨。如風偃草。而後藤伯突然而忽曳裾廊廟。當時所謂大同團結

征清之役

者。倏然如春夢之無痕也。當時日本人之所謂愛國心。其實爲『愛伯心』。是耶非耶。否則非愛後藤伯也。憎藩閥政府也。彼等之愛國心。直憎惡之心也。同舟遇風。雖吳越如兄弟。此兄弟者。豈值一贊歎者乎。

日本人之愛國心者。至征清之役。其發越空湧。振古所未曾有。彼等之憎惡清人。侮蔑嫉視之狀。非言語所能形容。自白髮之翁媪。至三尺之嬰孩。咸有殲殺清國四億生靈而後甘心之慨。靜言思之。寧非類狂。如餓虎然。如野獸然。寧不悲哉。

獸力之卓越

彼等果希日本之國家及國民全體之利益幸福。眞箇抱同情相憐之念而然乎。否則惟多殺敵人之爲快。多奪敵財之爲快。多割敵地之爲快。以我國獸力之卓越。誇於世界乎。我皇上出師之初。洵古人所謂荆舒是膺。戎狄是懲也。眞爲世界之平和也。爲人道也。爲正義也。而豈知與彼等煽起愛國心之本質。殊相反對也。憎惡而已矣。蔑侮而已矣。虛誇而已矣。至於征清之效果如何。與全般國民有形無形之利。未嘗一毫計及也。

酌酌
混沙礫而
販鑛詰

故於是役之結果。一面收恤兵部之重資於富豪。或五百金 或千金一面則兵士混沙礫而販鑛詰。一面促軍人之死期。一面索商人之賄賂。以是而名爲愛國心。誠足怪也。野獸的殺伐之天性。其

日本之軍人

為我皇上

狂熱至極之時。必有貫盈之罪惡。亦必至之勢也。是豈皇上出師之初心哉。

日本之軍人。富於尊王忠義之性。誠可掬也。然彼等尊王忠義之性。於文明之進步。福利之增加。究有幾何之貢獻。是亦一問題也。

義和團之亂。自大沽至天津。道路險惡。軍行甚艱。一兵卒泣曰。『為我皇上而經此萬苦。寧不如死。』聞者墮淚。我亦為之墮淚。

譯者詳至前節。我皇上等語。竊怪日本人之奴隸性質。何其重也。既而譯至此節。乃恍然曰。著者之意深哉。

嗚呼。彼兵士之言。誠可泣哉。為我皇上之言。為正義乎。為人道乎。為同胞國民乎。言者不足深責。彼生平其於家庭學校兵營。彼一身惟奉皇上之教訓命令。不知其他。斯巴路德之奴隸。不知自由。不知權利。不知幸福。為真主驅使鞭撻。而赴戰死。戰而不死。即為其主所殺戮。自誇以為為國家也。吾讀史而常為彼等泣。今本此心亦為我兵士泣。

然則今日非斯巴路德之時代也。我皇上既重自由和平和。人道。豈其臣子猶希夫耶羅德乎。吾不信之。我兵士為皇上之言。寧不進而為為人道為正義之言。以冀皇上之嘉納。是真合於尊

王忠義之目的者也。

爲救其父母兄弟之困厄。或爲盜賊。或爲娼妓者。身危名污。延累其父母兄弟之家門。於中古以前。是所贊美也。然而以文明之道德律之。惟悲其心事而憫其愚。決不恕其非行也。忠義之心善。爲皇上亦善。而於正義人道。非彼所知也。是野蠻的愛國心也。迷信的忠義也。何異於彼孝子的盜賊娼妓也。孝子的盜賊娼妓言因欲爲孝行而陷於盜賊娼妓者

也。吾哀甚夫我軍人忠義之情愛國之心。未合於文明高尚之理想也。猶未脫中古以前之思想也。

孝子的娼妓

軍人與從軍記者

彼等軍人。其忠義之情愛國之心雖熾。而於同胞人類。則絕無同情之感。即以待遇新聞記者之一事而可見之。北清之役。彼等遇從軍之記者。極其冷酷。記者之食不加省。記者之宿不加省。記者之病不加省。其生命危險亦不省。曰是非我之所關也。而嘲罵之叱斥之。如奴僕然。如敵人然。

軍人者。爲國家之戰而設者也。彼從軍之記者。非亦我國家之一人乎。非同胞之一人乎。而愛護之念如此其薄也。彼之所謂國家者。唯皇上耳。唯軍人之自身耳。其他非所知也。

帝國主義

第二章 論愛國心

日本之國民

愛國心發揚之結果

愛國心果爲何物

我四千萬衆之國民。引領而望我軍之安危何如。翹足而待我軍之勝敗何如。從軍之記者。冒矢石出入死生之途者。豈但在其新紙部數之加倍銷售哉。彼等實欲慰我四千萬衆之渴望。償其滿足之願也。而軍人以之爲無用。其對四千萬國民。無一點之同情。亦可知矣。

封建時代之武士。國家以爲武士之國家。政治以爲武士之政治。農工商人民。絕不與其權利及其義務焉。今之軍人者。亦以國家爲皇上及軍人之國家也。彼等雖曰愛國家。其目中絕無軍人以外之國民。故知愛國心之發揚者。其對敵人既加憎惡。其對同胞亦決非稍加愛情者也。

絞國民之膏血。以擴張軍備。散生產的資本。以消糜於不生產的。激成物價之騰昂。而來輸入之超果。曰爲國家也。愛國心發揚之結果。眞無賴之母哉。

絕無數敵人之生命。破無數敵人之財利。而政府之歲計。亦因之而二倍三倍焉。曰爲國家也。愛國心發揚之結果。眞無賴之母哉。

第七節

吾以上所述。所謂巴多尼阿士母即愛國主義者。而愛國心果爲何物。則亦畧如解釋之。質而

人類之進步

言之曰。彼野獸的天性也。迷信也。狂熱也。虛誇也。好戰之心也。如此而已矣。然而所以然者。是亦人間自然之性情所不得已者也。而欲防遏自然發生諸種之毒弊。非賴人類之進步不可。

不見夫水乎。洋洋浩浩。天然流動之物也。停滯而不動。腐敗隨之矣。是自然也。流動之。疏通之。所以防其腐敗也。而可咎其忤自然之性乎。人之衰老。權疾病。亦自然也。投之藥以救之。而可發其忤自然之性乎。禽獸也。魚介也。草木也。其生委諸自然也。其死委諸自然也。若進化若退步。無不委諸自然也。若人而隨自然。以爲能事已畢。直禽獸魚介草木而已矣。而可謂之爲人乎哉。

所貴乎人者。能奮然而矯正自然之弊害。而進步也。故能壓制自然情慾之人民。則必爲道德的進步之人民。能加人工於天然物之人民。則必爲物質的進步之人民。享文明之福利者。萬不能盲從夫自然者也。盲從猶言實貿然而聽其自。然如盲者之聽從于人也。故知去迷信而就智議。去狂熱而就義理。去虛誇而就真實。去好戰之念而就博愛之心。是人類進步之大道也。

進步之大道

不能脫逸彼野獸的天性。而爲今之所謂愛國心所驅使之國民。其品性之污下陋劣。日甚一日。更安有稱爲高尚文明國民之一日乎。

是知以政治爲愛國心之犧牲。以教育爲愛國心之犧牲。以工商業爲愛國心之犧牲者。是文明之賊也。是進步之敵也。是世界人類之罪人也。彼等於十九世紀之中葉。不能脫出奴隸之域。而率多數之人類。而隸於謬妄無理之愛國心之名下。以再沈淪於奴隸之域。陷擠於野獸之境。其罪上通於天矣。

文明之正義人道

自吾而斷之。欲維持文明世界之正義人道者。必制其愛國心之跋扈而後可。且必芟除淨盡而後可。果如何而後能達其目的。此不易言也。且今日此種卑污之愛國心。又發而爲軍國主義。又發而爲帝國主義。以流行於全世界。悲夫悲夫。吾將運廣長之舌。儀秦之口。以發軍國主義之罪惡。則其戕賊世界之文明。阻害人類之幸福。昭然若揭矣。

第三章 論軍國主義

第一節

今日軍國主義勢力之盛。前古無比。殆已達其極點。列國爲擴張軍備之故。竭盡其精力。消糜

軍國主義之勢力

軍備擴張
之因由

其財力者。不可計量矣。夫軍備者。爲防禦尋常之外患與內亂而已乎。則亦何必如是其甚也。彼等舉一國之有形的無形的。悉爲擴張軍備之犧牲。而猶不省其原因與目的。蓋在防禦以外也。蓋在保護以外也。亦大可笑矣。

夫從進擴張軍備之因由。果何在也。無非一種之狂熱心。一種之虛誇心。一種好戰的愛國心而已矣。彼好事之武人。欲弄其韜畧者贊成之。彼供其武器糧食及其餘之軍需之資本家。博一擲萬金之巨利者贊成之。英德諸國之擴張軍備。蓋彼等之與其力者亦大矣。然武人與資本家。所以得逞其野心者。實多數人民之虛誇的好戰的愛國心之發越。有以應其機也。

甲之國民曰。我本希望平和。而乙國民有非望之侵攻。奈何。乙之國民亦曰。我本希望平和。而甲國民有非望之侵攻。奈何。世界各國。皆同一辭。真噴飯之極也。

各國國民。惟其如此也。亦如童男童女競誇五月人形三月雛之美之多也。彼此相競者。武裝之精銳。兵艦之彙集也。夫惟相競。非必敵國之急於來襲也。非必有外征之急要也。而躍躍焉。事似兒戲。而可懼之慘害。皆胚胎於此理。奈之何。

故莫魯多將軍有言曰。『希望世界之平和者。殆如夢想。然而姑以夢境當之。亦美夢也。』吾則

五月人形
三月雛

以爲平和之幽夢。非將軍之所知。而將軍以爲絕好之美夢者。別有在也。將軍既捷於法國。獲五十億佛郎之償金。割馬路沙斯、羅林之二州。而法國之工商。卻駸駸日進於繁榮。而德意志之市場。俄而招一大困頓而挫敗。慄然赫然。憤氣四溢。是將軍美夢之結果。美夢之結果如是。非幽夢也。實迷夢也。

莫魯多將軍

既而莫魯多將軍。再用武力以向法國而加一大打擊。彼能屢起衰敗而企圖之。欲以武力之捷利。以期國民之富盛者。莫魯多將軍之政治的手腕也。以若是之心術。而欲二十世紀國民之理想而崇拜之。吾恐其未可矣。然而吾人何時始出蠻人之倫理學。蠻人之社會學而抵抗之。

蠻人之社會學

小莫魯多之輩出

軍國主義全盛之結果。皆在於莫魯多將軍現代之理想與模型。而小莫魯多之輩出。徧於世界。如過江之名士。多甚於鯽也。即東洋之一小國。亦小莫魯多揚揚闊步之場。彼等大喇主唱軍備限制之說。爲利哥拉克二世皇帝陛下之夢想也。罵平和會議。爲滑稽也。彼等亦常鼓希望平和之說。而一面之所唱道者。軍備美事也。戰爭必要也。我不暇責其矛盾。姑以軍備與戰爭爲社會之必要。亦姑聽之。

第二節

軍備與徵兵之功德

近日以軍國之事稱名於世界者。莫若馬罕大佐也。彼之大著作。於英美諸國之軍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之阿烏利志。洛陽紙價。爲之騰貴。而我國士人。亦家絃而戶誦之。觀其譯書廣告之頻繁。可想而知也。故欲論軍國主義者。先徵彼之意見。其便益之義務。可以知其梗概矣。馬罕大佐之軍備與徵兵之功德說。甚巧也。而其言曰。

軍備者。於經濟上雖見生產之萎靡。人之生命與課稅等。皆有不利之象。若有毒害者。日日聒於吾人之耳。彼等未之詳察也。吾將陳其要而畧說之。

姑就一方見之。其利益者。不已償其弊害而有餘乎。方當長上權力衰微紀綱廢弛之時。年少之國民。學習『秩序』『服從』『尊敬』而入兵役之學校。其軀體以組織的之發達。以備克己勇氣之人格。養成軍人之要素。何用之而不可乎。令多數之少年。去其閭里街市之一團。受先輩高等之智識。結合其精神。共同其働作。對憲章法規之權力。以養其尊敬之念。如今日宗教頹壞之時。何用之而不可乎。其初也。教練以新兵之態度働作。既經教練之後。則兵士與市人相比較。其容貌體格。其優劣一望而知。故軍人的之教練。於他年活潑之生計。其

益亦匪淺。與大學之消費年月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而各國國民。互相尊敬其武力。亦可以保其平和而減戰爭之數。即偶有衝動之事。經歷已久。則舉動亦急速。而鎮定亦不難。何用之而不可乎。夫戰爭者。在百年以前。如慢性症之疾病。至於今日。其起也亦極稀。不若今日急性之發作也。而急性的戰爭之發作。則準備亦不容緩。即以前者之原因。而為預戰之備。已屬善美之事。而所失者必少。而當時之兵士與傭兵。無不具廣大旺盛之象也。是何也。今之國命。即兵士也。非獨為君主之奴隸故也。

馬罕大佐之言如是。亦誠巧矣。而自吾觀之。則其違理之論。不難更僕而數焉。

試就馬罕之所論而剖析之。彼之言曰。習戰鬪以養秩序尊敬服從之德。當今日權力衰頹紀綱廢弛之時。為尤急要也。又曰。戰爭者如疾病也。於百年前為慢性症之疾病。今日則國民皆兵。而戰爭自減少。即偶有之。如急性的疾病也。於此健康之時。以應急性之發作之準備。則注意者之必要也。然則馬罕大佐者。是以國民戰爭慢性病之時代。為順秩序張紀綱之時代。而健康之時代者。為『紀綱廢弛』『宗教衰頹』之時代也。不亦奇哉。

馬罕所謂權力衰微紀綱廢弛者。蓋指社會主義之發生也。其言之妄。固不足論。假以現時與

戰爭與疾病

權力之衰微與紀綱

之廢弛

百年以前相比。果孰爲紀綱廢弛也。且令今日之社會主義。試欲破壞現社會所謂秩序與權力。則紀綱廢弛宗教衰頹之結果。徵兵之制與軍人的教練。果足以防遏之乎。恐未必能見諸實事也。

革命思想
之傳播者

美國獨立之戰。法國軍人之赴援者。而於大革命之事。反助其破壞秩序之動機。非其前轍歟。德意志軍人之侵入巴黎。固云僥倖矣。而德意志諸邦革命之思想。非因是而愈傳播歟。現時歐洲大陸之徵兵制。採用諸國之兵營者。常出於社會主義之一大學校。其對現社會也。皆養成其不平之機。非較著之現象歟。吾蓋希望社會主義的思想之興隆。而亟望其速有以養成之。決非有意排斥兵營也。而非如馬罕大佐之言。兵士之教練。僅以養其服從尊敬之美德。以對其長上也。其謬妄之旨。世之君子。自有定論矣。

吾更即現社會之軍人而觀之。西沙之軍隊。其向國家之秩序與尊敬之心。究存幾何也。克羅母耶路之軍者。彼等雖經仗劍而鎮壓國會。國會亦爲所覆。然彼等之目的。唯知有西沙與克羅母耶路耳。安知國家之秩序與紀綱也。

人民之受軍人的教練者。其良善之目的。果僅爲戰爭之事乎。僅爲應其所謂急性疾病而治

疾病之發生

療之乎。果其如此也。彼等於百年之中。而待其治療之期。悠然長遠。將以教練始。亦以教練終。果能堪耶。否則必日日祝禱此疾之發生。而後甘心也。

至謂國民皆兵。非僅爲君主之奴隸。各國民互相尊敬其武力。則戰爭亦因之減少。其謬妄尤甚。古代希臘及伊大利者。非國民皆兵者乎。非君主之奴隸乎。至於所謂慢性症之戰爭。彼傭兵之征伐弱國。純然不如徵兵之便利。然而國民皆兵之制。謂防禦於戰爭未發之先。而戰爭因之減少。則殊不然。自拿破侖之戰。已有徵兵。近代歐洲之澳法戰爭。克利美亞戰爭。澳普戰爭。普法戰爭。俄土戰爭。非皆出於徵兵制之後。而極其慘酷者歟。

徵兵制與戰爭之數

至若近時兩相匹敵之國。其於戰爭之事。其終局之速。是固國民之軍人的教練之完全也。而戰爭之慘。毒害之極。未嘗不由於此。試就道理而反省之。其利益果何在歟。

戰爭減少之理由

若夫自一千八百八十年以來。兩相匹敵強國間之戰爭。亦殆絕迹。是果兩國互相尊敬之效乎。而其結果之恐怖。不難洞見。惟狂愚者之不悟其由來也。將來德法之戰爭。其慘酷之禍。可測而知。俄帝以一等國戰爭之結果。其破產零落之狀。可測而知。

彼等非果爲強國之相戰。以徵兵之教練。以養成其尊敬心之功果也。彼等非果欲大用其武

於亞細亞阿非利加也。不過彼等虛榮之心。好戰之心。野獸的天性。依軍人的教練而後煽揚愈熾也。

第三節

彼等之唱軍國主義者。曰鐵必經水火之鍛鍊。而後成犀利之劍。人民必經戰爭之鍛鍊。而後成偉大之國民。美術也。科學也。製造工業也。非戰爭之鼓舞激刺。其高尚之發達亦稀也。古來文藝興隆之時代。多屬於戰爭結果之時代。耶尼克列士之時代何如。當德之時代何如。耶利沙白斯之時代何如。昔者吾嘗主唱平和會議。而英國之主唱軍國主義者。持此說以難之焉。然而耶尼克列士也。當德也。耶利沙白斯也。其時代之人民。皆經戰爭。誠是也。然古代之歷史。殆以戰爭充填之。經戰爭者。非特此等之時代也。其餘之時代。亦莫不經之也。豈彼等之文學。因得戰爭之餘澤乎。豈彼等之文學。因戰後而始急速興隆乎。若必牽彼等之文學與戰爭關聯而一貫。非特無徵。且未免牽強附會之甚也。

古代希臘之列邦中。好戰而長於戰者。莫如斯巴爾達。而彼斯巴爾達也。果有一技術文學哲理之傳耶。英國焉利七世及焉利八世之朝。其猛烈之戰爭。在內亂相踵之後。而文藝之發達。

能證其實際乎。耶利沙白士時代之文學。復興者。遠在馬路馬達戰爭以前。決知耶利克列士。當德耶利沙白斯之時代之文學。決非因此戰爭而出也。

三十年前戰爭者。德意志之文學科學。一消沈萎靡之時代也。路易十四世即位之時。法國之文學科學。方極其盛。而因彼之黷武。乃遂衰微。至其晚年。不復見其興盛也。是法國之文學。其戰勝之時代。乃其困敗之時代。亦明甚矣。近代英國德利林沙加列之文學。與他路烏因之科學。皈於克利美亞戰爭之勝利。誰不笑之。近代俄國之多魯斯多易。多斯多哥烏士。志魯克利烏之文學。皈於克利美亞戰爭之敗北。誰不笑之。德意志之諸大家。出於普法戰爭之後。不出普法戰爭之前。美國文學之全盛。在內亂之後。不在內亂之前。

我日本之文藝。亦盛於奈良平安。而衰於保元平治。得北條氏之小康。乃得復興。自元弘以後。南北朝復經應仁之亂。至元龜天正之間。殆將湮沒。惟五山之僧徒。存一縷之命脈。此畧涉國史者之所夙知也。

故文藝者。盛於戰爭以後者則有之。若當戰爭之間。則文藝爲所壓伏而阻礙。必俟太平之時。稍得仰首伸眉。則決非因戰爭之所促進明矣。博而徵之。若紫式部。若赤染衛門。若清少納言。

武器之改良

軍人之改治的材能

亞列山德路罕尼巴路西沙

果被何者之戰爭所感化乎。若山陽。若馬琴。若風來。若巢林。果受何者戰爭之鼓吹乎。若鷗外。若逍遙。若露伴。若紅葉。果與戰爭有何關係乎。

吾但見戰爭阻礙社會文藝之進步。未見助其發達也。中日戰爭之所發生者。僅「膺懲清國」之軍歌。是豈足當文學之進步也。

彼見刀槍艦礮之改造進步。加其堅牢與精銳。或似戰爭之力也。而不知是皆科學的工藝進步之結果。實非平和之賜也。假以戰爭之物爲其功果。而此等之發明改造。於國民之高尙偉大之智識道德。所補助者幾何耶。

然則軍國主義者。決非資社會之改善文明之進步明矣。戰鬪之習熟與軍人的生活者。決非增進政治的社會的之智德。又明矣。吾於此點。更得適當之左證。古來武功赫赫軍陣的英雄。其於政治家之材料文治的之成績。不禁觸發其悲憫矣。

古代之豪傑。若亞列山德路。若罕尼巴路。若西沙。之三人者。豪傑中之豪傑也。三尺童子。皆能道其名。而彼等但能破壞。毫無建設之力也。亞列山德路之帝國。自政治學的眼光。而觀之。實可察其現象也。彼雖一時征服因志路西容。而其分崩不旋踵。是自然之理也。罕尼巴路之武

義經正成
幸村

項羽與諸
葛亮

呼列德尼
志與拿破
侖

華盛頓

略智謀。壓倒意大利者十五年。其威勢能令羅馬人不敢仰視。而加路些志之腐敗。遂入膏盲而不能救矣。西沙之臨陣。如鷲鳥。如餓虎。其立政治之壇上。則如盲蛇。惟能墮落羅馬之民政。惟爲萬人之怨府。

源義經。以戰爭名者也。若楠正成。若眞田幸眞。亦以戰爭名者也。而誰能贊美之政治的之手腕乎。手腕猶言手段彼等以完全軍人的之資質。而立於政治壇上。果足以禦北條氏九代足利氏十三代。德川氏十五代之開基乎。

大小七十四戰無戰不利之項羽。不及約法三章之劉季。諸葛亮之八門遁甲。不及曹操之孟德新書。所以繫社會之人心。致天下之太平之道。不在拳旗軒將之力。而別有在也。

近代之武人。能奏政治的功績者。呼列德尼志與拿破侖二人是也。然而呼列德尼志者。其初憎武人之生活實甚。至於戰鬪。亦極歎其痛苦。可知謂彼爲所謂軍國主義的理想之適當之代表者。其誤甚明矣。而彼之建設。猶未牢固。其死後之遺恨猶多。至若拿破侖之帝國。竟如兩國橋上之煙花。忽輝忽滅。更不足言者。

華盛頓者。世界之賢者也。彼之所謂出將入相者。決不可以純然武人目之。彼之於戰事。殆迫

美國之政治家

於時運之偶然不得已者。非以兵馬自喜者也。

美國於有軍人的素養者。未嘗列於上乘之政治家。蓋其所最注意也。武人之初為美國大統領者。非自揚多利烏爵林乎。而爭奪官職之事。非彼為大統領之時乎。

克蘭德將軍者。近時之武人中尤尊敬之人物也。而於其大統領之成績。所輔助者幾何。彼於黨員之事實。非可觀察其人物之一證乎。彼之忍耐。彼之正直。於戰爭能顯其技能之手腕。其應用於文事者又如何乎。

華盛頓與林肯

吾於林耶隆之軍事。安有間言。其所策劃者。決非諸將之所及。不待言矣。然而不能無憾也。真箇之大政治家。無不能料理軍國之事。而軍人的教練。決不能作大政治家。吾之論。非無左證也。孔子之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即華盛頓與林肯是也。然有武備者不必有文事。如克蘭德將軍是也。

列路林與烏耶路林頓

在英國近代功名照耀於世界而崇拜軍人之理想與軍國主義之燒點者。燒點猶言熱度達其極點陸則烏耶路林頓。海則列路林。為最著矣。烏耶路林頓之政治的手腕。少拔於凡庸政治家之上者。而決無經營一代指導萬民之才。彼因不與鐵道之下等乘客之便利。下層人民之遊行於國中

者。皆反對之。而列路林之事。更不堪言。彼於海軍軍人之外。殆無寸毫價值之人物也。

返顧我國。試問彼等軍人之政治的手腕。有可贊賞者乎。擬之東洋之莫路多。列路林。烏耶路林。頓。而崇拜之者。若山縣侯。若樺山伯。若高島子。於明治之政治史社會史。果有何事而可特筆者乎。爲干涉選舉。收議員之作俑。陷我社會人於腐敗墮落之極點之罪惡者。非彼等實爲其張本乎。

吾非謾罵軍人軍隊者。農工商中必有智者賢者。彼軍人中亦必有智者賢者。我必躊躇而尊敬之。

但若此之智者賢者。若非未經軍隊的教練與經戰爭之後之初生者。則必手銃劍。肩欲波列多胸勳章。雖有智者賢者。必不能爲智者賢者也。彼等如何能智。如何能賢。其軍人之職務。其軍人的教育之功果。與社會全般。果有何利益也。

勿言習統一也。殺人之統一。有何尊乎。勿言服規律也。糜財之規律。有何敬乎。勿言生勇氣也。破壞文明之勇氣。有何希乎。否則此統一規律勇氣者。彼等出軍營之一步。茫然不見其迹也。其所贏者。惟長盲從強者以凌虐弱者之惡風。

山縣樺山
高島

軍人之智
者賢者

第四節

軍國主義與戰爭者。不但不利社會文明之進步。而其弊毒。且足以戕賊之而殘害之。

軍國主義
之弊毒

軍國主義者又曰。古代文明歷史出現之時。皆由於兵商一致之社會。彼等即舉古代埃及古代希臘之事。以爲軍備進文明之左證。而不知其誤也。埃及既爲武力的征服軍備的生活之國。則何以竟然墮落。不能更持續其繁榮於數百年。保存其命脈於數千年乎。若夫希臘。則別當一考其價也。

古代文明

古代希臘之武事。諸邦實無同之者。斯巴爾達自始至終。固持軍國主義。以訓練爲生活。以戰爭爲事業。更無他矣。其於文明之事物。絕無關係也。至雅典則未如此之甚。而白利克列士則曰。吾人雖以訓練。自習勞苦。而一朝當事。吾人之勇氣。不能保其不沮喪也。吾人終日汲汲。爲應戰爭之準備。以訓練送其生涯者。不知凡幾。而所恃者終不可恃。而謂之爲大利益可乎。近世之守軍國主義。果取斯巴爾達之說耶。抑取雅典之說耶。

無論彼等如何頑愚。決不敢棄雅典之文明之豐富。而贊斯巴爾達野獸的軍國主義也。而照軍國主義者之持說。則斯巴爾達又最合於彼等之最大理想。果何所適從歟。

白羅捧列西們戰後之腐敗

他西志的斯之六史筆

軍國主義者或曰。吾人之希望斯巴爾達者。誠以做雅典之軍國主義而不得。則不知其結果。不若斯巴爾達之為愈也。且吾思之。雖若雅典。其軍備者。與彼政治之改良。果何功乎。與其社會的品性之上進。果何功乎。彼等除煽起市民之戰爭之外。果何有利害乎。彼等從事於白羅捧列西們之戰爭者三十年。軍國主義之利益與功果。發揮已達其極點。而其結果竟及之。唯腐敗無墮落者何也。

白羅捧列西們之戰爭者。全希臘人民之道德。一掃而盡矣。其信仰已破壞。其理義已湮沒。其悽慘之狀。後世猶為酸鼻者。讀他西志的斯之史。誠千古之大史筆哉。他西志的斯嘗述其狀曰。

諸市府一聞騷擾之起。革命的精神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欲悉從來之物件。不盡破壞而不已。其計圖愈出愈暴。其復讐者亦愈出愈慘也。當時之議論。絕無與實際之事物有確實之關係者。惟彼等適當之思惟。任其變更。以暴虎憑河者為義勇。以思慮慎密者為性者之口實。以溫和者為軟弱之假面。以顛狂的精力為真箇男子之本性。身經萬事。不必求其一事之成。其狂暴者。則信任之。反之者則嫌疑之。不與徒黨之隱謀者。目之以離間。以為怖

敵之怯者。則以他惡事而擠陷之。更煽動良民。誘之以陷於罪惡。能復讐者則羣起而尊之。各黨派間之一致結全者。唯其勢力相敵。各存於互不相下之間。方能壓倒彼等之餘黨。而不爲其奸策暴行所敗。而又惟他部之復讐者伺之而至。以若是之革命。適釀成希臘人一切之惡德也。至於高尚之論。爲天性之一大要素與質朴之一事。則目而笑之。幾殆絕迹。惟醜陋之爭鬪戰鬪之心。其熾如火。無一語足以調和彼等者。無一宣誓足以使彼等奉信者。其才智之卑劣。社會一致。非最慘之黑暗地獄歟。

嗚呼。是非古代之最大文明國。其一切市民。皆經軍隊的教練者歟。贊美軍國主義者。所養成戰爭之結果。誠如是也。我日本之軍國主義。中日戰爭之後。社會人心之狀態。髣髴似之。其將日見滿足之勢矣。

不更觀夫羅馬乎。彼等奪勇戰鬪。以奪意大利諸州之自由。其結果也。其羅馬市民。所養成之品性何如也。所長育之美德何如也。其內國遂爲屠殺慘澹之場。自馬利亞巴與西路拉者出。遂變民政共和之國。而爲貴族專制之國。其自主之市民。皆爲蠢爾之奴隸矣。

最聳動近時世界之耳目者。法國德列呼耶之大疑獄是也。是爲軍政足以腐敗社會人心較

德列呼耶
之大疑獄

羅馬

著之證例也。

其裁判之曖昧。其處分之暴亂。其流言之奇離與舛陋。舉世之人。始訝然法國陸軍之部內。幾爲藏垢納污之所。而敗類充斥於其間。然而不足怪也。軍隊之組織者。蓋惡人所以逞其兇暴也。非無他等社會邪正之不能相容。故其藏垢納污。較他社會爲更大也。何也。彼陸軍部內者。壓制之世界也。威權之世界也。階級之世界也。服從之世界也。道理與德義。不容入此門內者也。

蓋司法權之獨立完全者。除東洋諸國之外。有如此暴橫之裁判。暴橫之宣告者。非陸軍之部內乎。非軍法之會議乎。此外未見若是之甚也。然而實普通衛法所不爲者也。普通民法刑法所不許者也。

而赴赴數萬之批貅。無一人進而爲德列呼耶鳴其冤。以促再審者。皆曰寧殺無辜之一人。以掩蔽陸軍之醜辱。而耶美路索拉。乃蹶然而獨起。以彼如火如花之大文字。灑淋漓之熱血。不禁向法國四千萬之人民。驀然而注之也。

當是時也。若耶美路索拉。而不言。彼法國之軍人。遂亦一辭不贊。而德列呼耶。永遠無再審

堂堂之軍
人不如市

利拉蹶然
而起

井之文士

之期必矣。彼等之義勇。實不如市井之一文士。彼軍人的教練者。如是無一毫之價值耶。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不謂此等之意氣精神。惟見於耶美路索拉一文士。而不見於彼堂堂之軍人。何歟。

或曰。抗長上者。乃軍人不可爲之事。且不得爲之事也。德列呼耶之事件之際。法國軍人之盲從者。未足以證彼等道心之缺乏也。果其然乎。然而更有著大之例以證之。

今日轉戰於德蘭士瓦路之其志耶列路將軍者。其於英國之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崇敬之如鬼神。不見彼之征蘇丹乎。發掘馬志之墳墓以甘其心者。非其人歟。吳之子胥。爲報父讐。而鞭平王之屍。在二千年以前。已爲識者所唾罵。況於十九世紀之末葉。文明之時代。公然在大英國國旗之下。而忍爲之。舉天下之人。盡爲軍國宗之信徒。推其發掘馬志墳墓之心之理想。而委一國之政治。於此殘忍之手。非可大懼者耶。

俄國軍隊
之暴虐

近日俄國軍隊之暴虐之見於北清者。於通州之一地方。爲彼等所脅。赴水而死之婦女七百餘人。即此一事。已足令人酸鼻而髮指。試問軍人的教練與戰爭的準備。果能養成高等之人格與道義者何在。彼與十三四世紀以來生於戰鬪死於戰鬪之哥沙克相比較。則人格之

帝國主義

第三章 論軍國主義

二十一

土耳其之
政治

高道義之盛理也。而與實事正相反。則又如何。若軍國主義真有扶植國民之智德。至於上進之地位之功效。則土耳其者。當在歐洲第一之高地位矣。

土耳其之政治。軍國之政治也。土耳其之豫算。軍資之豫算也。自其武力而觀之。決非弱國必矣。彼之霸權。於十九世紀。雖全墮地。而拉瓦利之戰而勝。而克利美亞之戰而勝。而呼列甫拉之戰而勝。而沙利之戰而勝。而彼竟爲弱國者。何也。

而是等之戰績。果足以自誇乎。抑亦不足以自誇乎。其腐敗。其兇暴。其貧困。其無識。凡占文明的地步者。於歐洲中皆居最下之地位。非土耳其乎。其國家的運命。不絕如縷。利哥拉士一世之所謂當以病人遇之者。非彼歟。

就德意而概言之。其國民猶不失高等之教育。其文藝與科學。燦然猶有存者。然而經鐵血主義軍國主義一掃之後。當年高遠之倫理的思想安在哉。

彼國民於歐洲。曾爲一代道德之源泉。若康德西魯列路。耶魯的路。國耶的路。呼伊易的。布隆志耶尼。馬克士。拉沙路。瓦克列路。海列。等之名。皆爲文明諸國所宗仰。其感化之實力。

德意志一
代道德之
源泉

捧鳳不棲
於枳棘

德意志皇
帝與不敬
之罪

實廣大而無垠也。而今安在哉。今者吾人於藝術於科學。尙有宗德意志者。而於哲學於倫理於正義人道之大問題。誰復獨宗德意志之文學者乎。誰復渴望德意志人之教示者乎。除社會主義之理想。猶爲中流之砥柱。尙有足爲歐洲諸國之所宗仰者乎。然而不足怪也。麟鳳不棲於枳棘。以彼俾斯麥公莫魯多將軍之理想世界。而欲望國耶的西魯列路之再生。甚不易也。吾甚慨夫軍國主義者。汝惟以烏伊路耶路母比耶羅瓦路的路斯而得幾何文明之進步乎。

吾故謂軍國政治之行一日。即國民之道義之多一日腐敗也。暴力之行一日。即理論滅絕一日之意味也。德意志自俾斯麥公以後。其於歐洲頓失倫理的勢力者。自然之理也。現時之烏阿路耶路母二世皇帝。其即位後十年間。以不敬罰罪者。至數千人。而是等罪人之中。有多數係丁年未滿者。是我忠良之日本臣民之所夢想者也。猶希望是等之軍國主義乎。猶希望是等軍國政治之名譽乎。

第五節

軍國主義者更贊其戰爭曰。國家之歷史。戰爭之歷史也。如個人間之紛議。必依決鬪而後得

決鬪與戰爭

最後之判定。則國際之紛議。而得最後之判定者。則戰爭之功也。坤輿存國家之區別於其間。則戰爭自不可已。而有戰爭。則軍備之必要。亦必不可已。且夫戰爭者。實吾人相較其強壯之力。堅忍之心。剛毅之性。所以發揚『真箇丈夫兒』之意氣精神也。若無軍國宗之勢力。則天下將變為懦弱巾幗之天下。夫豈然哉。

吾今不暇斥其言個人間決鬪之是非利害。然以戰爭比決鬪。極為不倫。可斷言者。西洋之所謂決鬪。即日本之所謂果合。即中國之比武也其目的所在。一為名譽。一為面目也。面目猶言體面之意其較力也。

極占平等之地步。為公明之鬪。而或一人傷。一人死。其事即止。至於他日。又無一毫之介於其心。真不失為丈夫也。至於戰爭。則全與之相反。其目的之卑污。手段之陋劣。所必至者也。

古之所謂揚名譽為一騎打勝負之戰爭。一騎打猶言一敵一如劇場之戰也猶有似於決鬪者。然而若是之戰爭。

其迂闊為世所嘲笑。若夫戰爭之技倆。唯狡獪耳。唯譎詐耳。非如決鬪者。占平等之地步。重公明之方法也。若以是而用之。宋襄之仁。非千古之笑柄乎。

然則戰爭者。惟較狡智之術耳。其發達者。狡智之發達也。不見未開化之蠻人乎。其自以為巧計也。大抵出敵之不意。或伏兵。或夜襲。或絕其糧道。或設為陷阱。而其狡智之不及者。其身亡。

較狡智之術

戰爭發達
之第一步

其財掠。其地奪。優者適者。以長於狡獪譎詐而獨存。於是乎用其尋常之智術者。非更無數之教習調練而不可。而是等之教習調練。因習之而愈精。而武器之技巧。亦相競而愈進。是古來戰爭之技術。其發達進步大體之順序也。

戰爭所發達之第一步。唯其如何而陷擠敵人。其目的無論若何之卑污。其方法無論若何之陋劣。非所問也。是豈箇人之決鬪所可同日而語乎。是豈男子之美德。所稱強壯堅忍剛毅者。所可互相比較乎。箇人之決鬪。其勝敗定於最後之判決。至於戰爭。則復讐之後。又有復讐者。不知演出無數之慘事也。

戰爭所證者。隱謀也。詭計也。女性的行動也。狐狸的智術也。非公明正大之爭也。社會者。決不以戰爭爲必要。欲求人類之道義。非急脫出女性的狐狸的不能也。

今日之世界各國民。爲此卑劣罪惡之行。陷無數之年少投之於兵營之地獄中。以養成其野獸之性而已矣。

不見夫愛田舍之壯丁乎。其父母兄弟姊妹。牽衣道泣。迴顧其牛馬鷄犬。亦有離別可憐之色。而有情之山水。如送如迎。征夫之腸斷幾許矣。從此長辭田園。以入兵舍。日夕所聞者。長官之

愛田舍之
壯丁

嚴格叱咤之聲也。所見者古參兵之殘忍凌厲之色也。負巨肩重。奔走東西。忍疲耐饑。馳驅左右。如是者三年也。眞痛苦哉。

餓而危
困苦一

日所給者。不過三錢耳。是殆乞丐之境遇也。果爲煙草之費乎。果爲郵稅之費乎。甚且不免古參兵之虐遇。非賂以酒食之資不可。非供其小使之金不可。若稍富者。猶之可也。至若貧者。則此三年之久。實餓鬼之困苦也。實牛頭馬面之呵責也。而富者尙或以曾受高等之教育而免。或以身體羸弱而免。而貧民之子。其能免此酷虐與困苦乎。果得謂之大公平乎。然而彼等以爲避忌徵兵之檢查。與脫走營舍。爲自暴自棄之極。往往寧死而不避之。其心事固可尊敬而哀愍之也。

夫如此者。旣三年矣。歸來所贏者何物乎。惟父母之衰老耳。田園之荒蕪耳。而自身之行狀亦墮落耳。果爲國家之必要乎。果爲吾人之義務乎。

誇揚軍備
之不休

誇揚軍備之習不休。崇拜徵兵之制不止。惟見兵營中產出無數之遊民耳。惟見消糜無數之生產力耳。惟見蹉跎有爲之青年耳。惟見兵營所在之地方增多無數之壞亂風俗耳。惟見行軍沿道之良民。無故而受彼等之踐踏耳。惟見爲軍備與徵兵而使國民無一斛麥無一寸金。

擁軍人而不自寧

平和會議之決議

第六節

耳。而況科學的文藝的與高遠之宗教道德與理想乎。非惟不能助之。非盡破壞之而不止也。嗚呼。世界各國之政治家與國民。何事而攤無數之軍人兵器戰艦而不自寧也。盍不速脫出彼野狐相欺病犬相噬之境乎。以期更進入於高遠之文明道德之域也。

彼等不知戰爭之罪惡。且不知其害毒。故彼等不知趨而避之也。彼等不知平和與博愛爲正義之福利。故彼等不知希而望之也。何不斷斷乎廢其對戰爭之準備。而享平和與博愛之福利也。

彼等不希生產之廉價與饒多。不希通商貿易之繁榮隆盛。而不知以軍備消糜其莫大之資本。耗損其莫大之生產力也。而不知以戰爭阻礙其通商貿易困頓之甚也。何不節省其軍備與戰爭之費用。而投之工商之業也。

不見去年俄國皇帝主唱限制軍備之會議。列國對之。決不能有一違言。英美德法俄澳白意土日清等二十餘國之全權委員。非決議明認『以限制現今世界之重累之軍備之負擔。而增進人類之有形的及無形的福利』乎。平和會議最終決議書而彼等非公認『協力以維持一切平和。

竭全力以幫助平和的而處理國際之紛爭。必欲國際的正義之鞏固。以爲國安民福之基礎。公平正理之原則。依國際的協商。以定立其必要。『關於仲裁裁判之規定乎。國際紛爭平和的處理條約。不推擴此意志與觀念。決然徹去其水陸之軍備也。』

一轉步

彼等之言曰。今之軍備者。卽所以確保其平和也。其然豈其然乎。彼功名之念熾虛榮之心盛。之政治家與軍人。大抵徒懼其銃礮之鏽澁。徒懼其戰艦之朽廢。必覓其機而欲於實地以試之。如醉漢之持劍。睥睨而欲試其鋒。岌岌乎殆哉。其確保平和者。僅一轉步實爲擾亂平和耳。然在兩兩相持威力相當歐洲列國之間。則名爲勢力均衡主義。始爲確保平和者。若遇人少力弱之亞細亞與阿非利加。則又變爲帝國主義。以擾亂其平和焉。不見近時之於清國與南阿乎。彼等汲汲於武裝者。僅支持消極之平和。決不能徹去軍備而享積極之平和者。何以故也。

斟酌

彼等猶不能撤去其軍備。役役勞勞而擴張之。不竭盡其國力而不止者。何也。此無他。彼等之良心。爲其功名利慾所掩也。其正義道德之念。爲動物的天性與好戰心所壓也。博愛之心。爲虛誇所滅也。理義之念。爲迷信所昧也。

猛獸毒蛇
之區

野獸求肉
餌

領土之擴
張

嗚呼。既能解箇人之武裝。國家何獨不能乎。既能禁箇人暴力之決鬪。國家何獨不能乎。二十世紀之文明者。猶未脫弱肉強食之域也。世界各國民者。猶在猛獸毒蛇之區。不能一日高枕而臥也。非恥辱之極者乎。非痛楚之極者乎。而社會先覺之士。何漫然而不加省也。

第四章 論帝國主義

第一節

野獸磨其牙。琢其瓜。咆哮而肆威猛者。求其肉餌也。不能脫野獸的天性之彼等愛國者。養其武力。擴張其軍備。自陷於迷信虛誇好戰之心者。求其犧牲也。故愛國心與軍國主義之狂熱。達其極點之時。即爲擴張領土之政策。極其全盛之時。是固不足怪者。今之所謂帝國主義之政策之流行者。即是也。

然則所謂帝國主義者。即欲建設大帝國之意味。建設大帝國者。即欲大擴張其領屬版圖之意味。而吾所悲夫大擴張領屬版圖者。蓋以其因不正非義之意味。與腐敗墮落之意味。而遂流於零落滅亡之意味也。何以言之。吾試申而論之。

夫建設大帝國者。惟主人與住民開拓草萊荒蕪之山野而移植之。是固可佳也。然而智術日

巧。交通日便。今日渾圓之球上。何處而有無主無人之地乎。徧世界之內。既無無主人與住民者。彼等果能不用暴力。不爲戰爭。不行譎詐。而能占取尸寸之地乎。歐洲列國之於亞細亞阿非利加。美國之於南洋。其擴張版圖之政策。非皆以軍國主義行之者乎。非皆以武力行之者乎。

彼等皆爲此政策。日費千萬之金。日損數百人之命。動越期年。而不知其終局。役役勞勞。永遠自苦。非爲彼等動物的愛國心勃勃不能禁歟。

唯思張其武威。唯思滿其私慾。侵畧他人之國土。掠奪他人之資財。殺戮他人之臣民。而臣妾之。奴僕之。而揚揚曰是建設大帝國也。然卽今其果能建設大帝國。究何異於切取強盜之所爲耶。

建設大帝國者切取強盜也

切取強盜者。武士之習也。而非義不正之帝王政治家。所贊美而嘯助之者也。前世紀以前所謂英雄豪傑之事業。大抵如此。然默而察之。天決不恕此等之不正非義者也。古來彼等武力的膨脹之帝國。果能久遠保守者乎。彼等之帝王政治家。其初爲功名與利慾。若國內既能結合安寧。則必煽揚國民之獸性。以從征於外國也。戰而勝之。則必擴張其領土以建設一大帝

武力的帝
國之興亡

國旗之零
落

國。而國民則炫於虛榮。而軍人則日長其權勢。以壓制酷虐新附之領土。以重徵其貢租。奪掠其財貨也。而繼其後者。則領土之荒廢困竭。不平叛亂。相乘而起。而本國之奢侈腐敗墮落。隨其後焉。而其邦家又更爲其新興之帝國所征服。古來武力的帝國之興亡。其揆一也。

昔在西比阿見加魯些志之廢跡而歎曰。羅馬亦有如此之一日乎。然竟有如此之一日也。成

吉思汗之帝國安在乎。拿破侖之帝國安在乎。神功神功后后皇皇之版屬安在乎。豐公豐公吉秀吉秀之雄圖安

在乎。如朝露。如晨霜。消滅而無痕矣。若謂基督教國之帝國。決不滅亡。則羅馬帝國之末年。非

受基督教化者乎。若謂解放蓄奴以後之帝國。決不衰頹。西班牙大帝國之本土。非廢蓄奴之

制者乎。若謂工業的帝國。決不零落。木麥人及呼羅林他因人。非工業的國民乎。

國家之繁榮。決不因切取強盜而得之也。國民之偉大。決不因掠奪侵畧而得之也。文明之進

步。決不在一帝王之專制也。社會之福利。決不在一國旗之統一也。唯在平和。唯在自由。惟在

博愛。惟在平等。昧昧我思之。我國北條氏治下之人民。比忽必烈之士卒。果誰得遂其生乎。今

日白耳義之人民。比俄德諸國之人民。其享太平之幸福。孰爲優劣乎。

故以工商業而建國旗者。與帝國主義而建國旗者。固相殊也。否則其國旗之零落。可立而待

也。前車既覆。後車繼徇其軌。如走馬燈之迴轉。不知其所究極。吾不禁爲西比阿而歎息。又不禁爲今日歐美諸國之末路而惴惴然懼也。

第二節

而帝國主義者曰。古之建設大帝國之帝王政治家。爲功名利慾所驅使。是洵然矣。然今之擴張領土者。爲其國民膨脹之不得已也。古之帝國主義。爲箇人的帝國主義。今之帝國主義。爲民國的帝國主義。決不得以古之非義與惡害。而律今之世界也。

國民之膨脹乎

是真然乎。今之帝國主義。果爲國民之膨脹乎。是非少數之政治家與軍人。功名心之膨脹乎。是非少數之資本家與少數之投機師。利慾之所膨脹乎。但見彼等所謂『國民膨脹』之一面。而不見多數之國民。樂於戰鬥之生活者之甚激也。而不見社會上貧富之益懸隔也。而不見貧窮者饑餓者與無政府黨及諸航之罪惡者之益增加也。以彼等如是之多數國民。何逞能爲無限之膨脹也。

而彼少數之軍人政治家資本家。不惜妨害多數國民之生產。消糜其財貨。掠奪其生命。以建設其大帝國也。不惜犧牲其多數其自國國民之進步與福利。而脅嚇凌虐彼之資弱之亞細

少數之軍人政治家資本家

德蘭生瓦
路之征討

亞人阿非利加人及非律賓人也。而名爲國民之膨脹。眞耶妄耶。假使此多數之國民。不與聞此政策。未見其膨脹也。惟爲彼等野獸的好戰心所煽起。不一時爲愛國心之虛榮迷信狂熱之發越也。其非義與毒害。決不讓古帝王之帝國主義明矣。

英國之征德蘭士瓦路也。奪波亞人之自由之獨立。奪其大利之金礦。以統一阿非利加於英國國旗之下。縱貫其鐵道。而少數之資本家工業者投機師之利慾。於是滿足也。而些須路羅德之野心。與志揚巴林之功名心。於是滿足也。而彼等爲此無用之目的。任其如何之驚恐。而不顧。但求爲其犧牲而已矣。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月。自德蘭士瓦路戰爭開始以來。吾之著此書起草之時。方五百日。其間英兵之死者。已達一萬三千。負傷者倍之。因傷而支體不具。免兵役而歸家者三萬人。土人之死者。不知其數也。嗚呼慘哉。

不更見爲彼等財政的犧牲乎。爲其二十萬之兵士曝於二千里之外。爲其往返多數之船舶。一日之費。實算二百萬圓。彼等非以十億圓之富。而購兩國國民之鮮血乎。而其間之金礦。以戰事而停止採掘者。殆減二億圓金之出產。非獨兩國之不幸。其影響於世界之福利者。尙不尠。

數萬人之
鮮血之價
十億萬圓

也。

至若土人之慘狀。尤為可憫。彼等為英人之囚虜。竄於新德耶列拉者六千人。流於蘭錫島者二千四百人。今者其志耶列路將軍。更送一萬二千人於印度。而兩共和國之壯丁。調殘殆盡矣。田園荒蕪。廬宇傾頽。兵馬所經。野無青草。嗚呼。彼等果何咎乎。果何罪乎。

既如此矣。今之帝國主義者。猶得謂非非義不正乎。非橫暴毒害乎。可容於有高尙道義之國民乎。可容於二十世紀文明之天地乎。

德意志之政策

德意志社會黨之決議

以尊自由愛平和稱於世界之英國。猶然如此。更何論於德意志矣。彼德意志者。固軍國主義之化身也。為大擴張其海陸軍備。常以多數貴重之事物。供其犧牲。更無足怪矣。去年北清之亂。德意志皇帝復讐之語。不絕於口。派瓦路的路斯將軍。特至東亞。是年九月同國社會黨大會之決議。於德意志帝國主義之真相。喝破而無餘蘊矣。
馬易索開德意志社會黨之總會。其決議摘錄於左。

德意志帝國政府於支那戰爭政策者。出於資本家之利益狂心。與建設大帝國之軍事的榮譽心。其奪的悍慾心而已。此政畧者。以強制的能。有外國之土地。抑壓其住民為主義者。

也。此主義之結果。掠奪者振其獸力以逞其破壞。以強暴非義之手段。充其吞噬之慾。決其彼之受虐待者。斷不敢向掠奪者。而試其反抗之力也。雖然。是等之獸力。僅足以欺壓彼之老大帝國耳。而海外之掠奪政策及征服政策。必喚起列國之嫉視與競爭。於是海陸軍備之負擔。不至不堪而不止。國際上之葛藤。必招危險。則世界一般之混亂。不知其所稅駕矣。我社會民主黨者。與『人間與人間』互相抑壓互相滅燼之主義爲反對者也。斷乎必與掠奪政策征服政策爲反對。以保護人民之權利。而尊重自由與獨立。依近世文明之教義。與世界各國文化之關係及交通之關係而保持之。是吾黨之所希圖也。現今各國中流社會及軍事上之有勢力者。所應用之教則。皆爲對文明的大侮辱。是吾黨之所必反對也。何其言之公明高尚也。所謂炳乎與日月爭光者。非此論乎。

然則依掠奪征服以圖擴張領土歐洲諸國之帝國主義者。是對文明人道之大侮辱。不待言矣。進而再徵美國之帝國主義。其非義與不。正亦豈讓於彼耶。

美國之初。則助起耶巴之革命黨。以與西班牙戰。自稱爲爲自由。爲人道。以除其虐政。若真有若此之高義。足以發揚公理者。若起耶巴之民。果真感恩慕德。以希爲美國治下之民。則併之

非律賓之併吞

亦何不可。而美國者。必百方詭計以摘發起耶巴島民煽動教唆之迹。而乘其隙焉。卒至於吞併。征服非律賓羣島而後止。是猶可恕歟。

彼美國者。果真爲起耶巴革命黨之自由而戰乎。而何束縛非律賓人民自由之甚也。果真爲起耶巴之自主獨立而戰乎。何侵害非律賓自主獨立之甚也。反其人民之宗旨。而以武力暴力而強壓之。羨其地之美富。而爲攘奪之計。實爲光彩燦爛之文明與自由之污辱。而美國建國以來歷史上之穢史也。夫彼吞併非律賓之富地。於美國固有多少之利益。然爲一己之利益。而背文明之公理。可乎。則古之武士切取強盜之主義。亦爲一己之利益故也。彼等將其祖先獨立之檄文。建國之憲法。孟羅之宣言。置於何地耶。

姑勿論夫擴張領土。非國家生存之必要。出於不得已也。而彼等出師之初。非高唱自由與人道乎。忽變而藉口爲國家生存之必要。何其墮落之太速也。

假如彼等之言。非擴張領土也。而爲美國經濟的生存危險也。然彼縱不併吞非律賓。其所得之利益。未必不如之也。果藉非律賓而救其危險乎。果有生存一日不可緩之勢乎。果有衰亡即在時間之問題乎。彼等之土地之人口。彼等之資本以企業的無限之勢力。而敢設此悲觀

獨立之檄
文建國之
憲法奈何

美國之危
險

美國隆盛
之原因

德莫拉多
黨之決議

的口實。果欺人耶。抑亦自欺耶。

吾所敢決烈而信者。將來美國國家生存之危險。萬一有之。其危險決不在領土之狹。而在擴張領土之究極也。不在對外勢力之不張。而在社會內部之腐敗墮落也。不在市場之少。而在富厚分配之不公也。不在自由平等之滅亡。而在侵畧主義帝國主義之流行跋扈也。

則試研究美國今日所以致若是之隆盛繁榮者。自由耶。壓制耶。理義耶。暴力耶。資本的勢力耶。軍備的威嚴耶。虛榮之膨脹耶。勤勉之企業耶。自主主義耶。帝國主義耶。今日彼等爲一種功名利慾。爲愛國的狂熱。競入邪徑而不返。吾爲彼等前途之危險而大懼。吾又爲自由正義人道而深悲也。

去年之秋。美國呼易阿瓦州之莫德拉多黨決議之一節。深得我心矣。其言曰。

吾人之反對征服菲律賓者。蓋深痛夫帝國主義。即軍國主義意味也。蓋深痛夫軍國主義。即武斷政治意味也。蓋深痛夫武斷政治者。即合議政治死亡之意味也。即政治的及工業的破壞其自由之意味也。即殺害世界之權利平等。殲滅世界之民主制度之意味也。然則帝國主義之所極。必行如此之不正與害毒明矣。

第三節

移民之必要

英德之帝國主義者。以爲建設大帝國之必要。第一之論據。則在移民。彼等揚言曰。今日我國之人口。日益繁殖。而貧民日益加增。所以擴張版圖者。不過移住人口所不得已者也。買買然聞之。於理亦似尙近也。

人口增加與貧民

然而英德之諸國。其人口之增加。實事也。至若貧民之增加。別有因由。而可歸於人口之增加耶。欲救濟之。舍移住海外之外。遂無策耶。是殆未嘗一考也。如彼等之言。即其論而研究之。人口多者財富乏。人口少者財富饒果。有是事耶。是可笑之甚也。是實未知社會進步之大法也。未知尼亞路塞因士也。未知經濟之學理也。

禽獸魚介者。皆食自然之食物者也。食者益多。則食物益減。必至之理也。若夫人者。生產的動物也。有利用天然力自得其衣食與生產之智識與能力。而此智識與能力者。一年異於一年。一時代異於一時代。駸駸改良。以增加其進步者也。故自殖產的革命之行以來。世界之人口。同時已增數倍。其財富亦漸增數十倍矣。故英德諸國者。非實占取世界財富之大部。而尙藉口貧民歟。

貧民增加
之原因

雖然德之財富。既冠世界矣。而貧民仍日增加者。豈人口充溢之罪。蓋別有因由。存乎其間也。彼等貧民增加之因由。因現時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之不良。因資本家與地主壟斷法外之利益與土地。因財富分配之失其公平。故自吾而策之。非依真正文明的道義與科學的智識。以除去此弊。因不可。但如移民之策。不過一時之姑息。灌腸的治療耳。縱令全國之民。移住淨盡。而貧民仍不能絕迹於世界也。

更推而求之。彼之移民者。果爲對人口充溢與貧民增加之惟一救濟策。而彼等果非爲擴張版圖之必要乎。非爲建設大帝國之必要乎。彼等之人民。非隸於本國國旗之下。而能生活乎。則何不見諸實事。以釋吾人之疑也。

英國移民
之統計

英國版圖之廣大。既以遍於『日所照處』。而見稱於世界矣。自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間。英人及愛蘭人移住海外者。約八百五十萬人。其自國而赴殖民地者。不過二百萬人。其餘之五十萬人。皆自北美合衆國而至者也。今餘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英國移民之統計。表之於左。以備吾人之攷察焉。

北美合衆國

一九五、三三二
人

醉酌

其自自國而赴領土者。不過對六之一之割合耳。

彼等移民者。不必問其必自鄉里也。不必問其必自母國之版圖也。故知彼帝國主義藉口移民爲必要者。決無理由也。

吾之痛惡移民之事者。非如司拔路他人惡其奴隸人口之增加而殺戮之也。必求進步之方法。此固毫不容疑者。蓋世界之中。擴張所得之領土。本來有限。而人口之增加仍無限也。若必移民於自國之領土。其困迫可坐而待也。

移民與領土

昧昧我思之。英德諸國之初。向亞細亞阿非利加無人之境。而求其領土而分割之。而所移之民。遂充滿於所分割之領土。而更進而求其餘之領土。至無餘地。於是彼等諸國。非相殺相奪而不可。而武力强大之一國。不得不取他國之領土而移殖之。而其所得之領土。不數年而又充滿。而後來者。又復困迫零落而無策焉。帝國主義者之理論之目的如此也。甚哉其非科學的之所能實測也。

更就一面而觀之。彼法國之擴張領土也。如火如熾。求之不已。然彼之人口。決不見其增加也。其貧民之比較的。未見其多也。彼以移民爲必要者。又何說也。

今日之美國。亦求擴張領土者也。非關其人口之增加。以移民爲必要。明矣。美國領土之大。天富之饒。世界移民之就之者。如百川之朝宗也。而以英國之人爲占其多數。若德意志人。自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間。移住海外者二十二萬四千人。其十九萬五千人。皆自美而移者也。而瑞西和蘭斯康已拿挪諸國之移民者。亦皆如之。世界各國之移民。將欲併吞美國。而美國猶復獎勵移民者。豈真人民之膨脹歟。

伊太利糜財巨萬。殺人盈野。苦鬪不已。所得馬比西尼亞。廣漠之殖民地。其所移民。皆赴南北兩美外國國旗之下者也。

吾故斷而言之。名爲帝國主義。而建擴張領土之政策。以移民爲必要者。是大謬見也。若夫僅以移民爲口實。是不徒欺人。而實自欺之甚者也。皆不足論者也。

第四節

帝國主義者萬口同聲曰。欲以商務而建國旗。則擴張領土者。實爲我商品求市場最急之要

大謬見

新市場之

務也。

黑暗時代
之經濟
生產之過
剩

吾不知欲益列國交通之便利。欲益列國貿易之繁榮。而英國物品之市場。必不在英國國旗之下。而必移民以求之。德國物品之市場。必不在德國國旗之下。而必移民以求之。吾真不解其理由之何在也。吾人之貿易。非強以武力暴力。則必不得行之。吾又不解其理由之何在也。黑暗時代之英雄豪傑者。為希自國之富盛。故常侵掠他國。劫掠其財富。徵收其貢租。成吉思汗帖木兒之經濟固如此也。若帝國主義者。亦唯壓倒其餘之蠻族。侵奪其土地。臣僕其人民。強其買賣。以為其經濟的主義。何異黑暗時代之經濟也。是文明時代之科學。所決不許者也。試問彼等何以為開拓新市場之必要。曰。苦於資本之饒多。與民產之過剩。猶言有餘也。嗚呼。是何言歟。為彼等資本家工業家苦於生產之過剩。就其一面而觀之。而不見數千萬之下層人民。號泣而訴其衣食之不足也。彼等生產之過剩。非真為其需用也。為多數人民購買之力不衆也。多數人民乏於購買之力者。財富之分配。失其公平。而貧富之懸隔太甚也。

歐美貧富所以懸隔太甚者。以富者之資本。由堆積於一部少數之手。而多數人民之購買力。遂至極其衰微。實現時自由競爭制度之結果。亦由於彼等資本家工業家對其資本而為壟

今日之經濟問題

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

破產與墮落

斷法外之利益也。故歐美今日之經濟問題。數禁其壓伏。其餘未開之人民。強其消費其商品。則非兀進其自國多數人民之購買力不可。欲兀進自國之購買力。非禁其資本家壟斷法外之利益。其對一般勞働者。公平分配其利益不可。欲分配之公平。非改造現時之自由競爭制度之根本的。而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可。

果能如此。資本家之爭競必無可壟斷之利益矣。既無壟斷之利益。則多數之衣食分配必能公平。多數之衣食既足。則生產必無過剩之事。生產既不憂過剩。又何必假國旗之威嚴以行帖木兒的經濟乎。果能如此。則實所謂文明的也。科學的也。而亦實爲道義的也。

而歐美之政事家商工家。而計不出此。惟誇一時之虛榮。本永遠以行其壟斷之策。爲擴張海外之領土。而拋莫大之資。滔滔日下。而不知其所底。而其結果。究何如乎。惟見其政府之財政。益膨脹也。資本家之利權。益吸收也。商工家之利益。益狂急也。分配之貧富。益不公也。而領土之擴張則愈大。而貿易之總額則愈增進。而國民多數之困窮則愈增加。不至於破產墮落而

不止。
縱令彼等擴張領土之費用。其困竭不至於如吾前之所云。以至於破產墮落。則誠幸矣。然而

遊牧的經濟

如今日列國競爭之勢。所謂求新市場者。將來果存幾何之餘地乎。至無餘地之際。則必生而待饑而後可。否則必列國互起相鬪相奪而後可。不見夫逐水草而遊牧者乎。水草既盡。則必束手待斃。否則非相殺相掠。則有不能自存之勢矣。帝國主義之經濟。夫豈遊牧經濟耶。然而彼等爲求新市場之餘地。列國相掠之兆。今已見矣。英人『曰德意志。吾市場之敵也。非擊破之不可。』德人曰。『英吉利者。與吾競爭者也。非壓倒之不可。』而兩國戰爭之準備。惟日不足奇哉。彼等之通商貿易。不在相互之福利。而在損他人以自利也。不在競平和之生產。而在事武力之爭奪也。

英國之貿易

夫英國者。非德意志貿易之最大華主耶。德意志者。非落英國貿易華主第三位以下者耶。兩國之貿易。最近十年之間。增加既至數千萬。英國對德國之貿易額。與其在澳洲者比較。雖不無遊色。而合加拿大與南阿相比。則復乎大矣。而德國輸入英國之資本。其利用者亦甚尠少。而彼等或欲擊破之壓倒之而後快。是其貿易之大部。必起絕大之殺機而後已也。其餘列強之關係。大抵如此。若天下之商人。皆殺戮其華主。以奪其財貨。而謂爲得貨殖之訣。可笑之事。孰有甚於此乎。彼歐美諸國之欲排抑他人而圖自國之利者。何其與此相類之甚也。

華主之殺戮

日本之經濟

吾所痛心疾首而不能已於言者。蓋嘗研究而推其極矣。今之所謂市場擴張之競爭者。亦猶軍備擴張之競爭也。關稅之戰爭者。亦猶武力之戰爭也。彼等之所以苦人者。實所以自苦。彼等所以抑他人之利益者。實所以自抑其利益。而使其多數之國民。以陷於困迫饑餓腐敗滅亡也。吾故曰。帝國主義之經濟者。蠻人的經濟也。帖木兒的經濟也。不正也。非義也。非文明的也。非科學的也。逐政事家眼前之虛譽。而爲投機師博一時之奇利也。

退而自觀我日本之經濟。更有甚者。我日本者。亦欲藉武力而建國旗於海外者也。而我國民投幾何之資本於此國旗之下。於此市場。能製造幾何之商品。於是而果擴張一領土。則武人必益跋扈。政費必益增加。資本必益欠乏。生產必益萎靡。我日本將持帝國主義而進乎。其結果惟如此而已矣。

歐美諸國之帝國主義者。則藉口於資本之饒多。生產之過剩。而日本經濟之情實。則全與之相反。歐美諸國之建設大帝國者。其腐敗與零落。雖可決然。然猶或有若干年間誇其國旗之虛榮。至我日本。苟或建設帝國。豈能維持一日。而多數之軍隊。擁戰艦者而大呼曰。帝國主義哉。我日本之主唱帝國主義者。其愚不可及哉。

其愚不可及

英國殖民地之結合

第五節

英國之帝國主義者又曰。吾之講求武備者。蓋欲統一結合。以鞏固殖民地之全體耳。此說者尤彼好戰的愛國者之所喜也。而其可笑之甚。不足一道矣。

彼等英國之民。所以防備不懈。慄慄危懼者。非為其領土過大歟。彼等各殖民地之人民。當其生於母國也。幾不聊生。為得其自由。為求其衣食。遠適異國。始為移住之人民也。今幸而得遂其志。而享繁華之幸福。何苦更隸於大帝國統一之名下。甘受母國之干涉桎梏乎。何苦更為母國而負擔其莫大之軍資與兵役乎。何憚於離其母國而自立於歐美列國紛爭之際乎。其不利與危險。蓋莫大於是矣。

不利與危險

小英國當時武力之斟酌

夫武力之無用與罪惡。前既言之矣。然用為防備自國之必要。此又列國不可告人之隱慝也。故其防備之周。武威之熾。惟因其領土之廣大也。惟因建設大帝國之防範也。不見擊破夫呼伊尼布二世之西班牙大帝國者。非當時之英國。而在於所謂小英國者乎。擊破路易十四世負國大帝國者。非當時之英國。而在於所謂小英國者乎。然則彼等武力。放燦爛之光彩者。惟當時之小英國為最著耳。故彼等之唱帝國主義者。慎其

英國繁榮
之原由

防備。而尤引爲至憂。故斷斷乎不許各殖民地之獨立也。惟其如此。彼等始得高枕而臥。而各殖民地之人民。亦減其自由之福利。而彼等然後快於心矣。

然吾細察英國之繁華膨脹者。決非因其武力也。實因其饒多之鐵與石炭之膨脹也。決非因其武力之侵奪劫掠也。實在其平和之製造工業也。而彼等偶一誤其目的。而逞其野獸的也。性。以逐古代帝國主義之迹。其遇殖民地之人民。概以帖木兒的經濟之手段施之。既而懲於合衆國之離叛。翻然乃改其圖。始許各殖民地之自治。故彼等領土之廣大者。徵其實事。決非帝國主義者之所謂帝國徒以形成言之也。惟其血脈語言文學。無不相同。爲其有真箇之同情。故其貿易。自有相互之利益。能聯合而持永久之運命。以致無限之繁榮也。

大英國帝
國存在爲
他日之問
題

然則英國者。使其早醉於武力的虛榮。汲汲縱橫於大陸諸邦。豈能致今日之廣大乎。今日雖云廣大。然將來爲其國旗與武力之光榮。而冒各殖民地之不利與危險。以失其同情之感。則將來大英帝國之存在與否。實他日之一問題也。

而今日彼志揚巴林勃勃之野心。將繼比德志士列利之衣鉢。率此平和的大國民。沈湎於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之惡酒。以履古來之武力的帝國滅亡之轍。吾深爲此有名譽之國民所大

惜也。

其布林達
與賓列

然此急功名之軍人政治家。遂奇利之投機師。猶可恕也。至若具特出之智識與學術。於國民之心靈的教育。有無限之責任之文士詩人。胥率而唱道武力之膨脹。實可痛之極也。如英國之其布林達、賓列、其最甚者。

彼等野獸的愛國者爲逞其野心。而自贊美曰。國旗之光榮也。偉人之勳業也。國民的思想之喚起也。孰不以生於些須路羅之英國爲幸也。孰不崇拜其志耶列路之功績也。一爲擴張我帝國數千里之版圖。一則以雪加母之國恥。以蠻野獷悍之俗。而代之文明平和。故帝國主義者。於野蠻人。則討伐之。殲滅之。以布文平和之治也。嗚呼。帝國主義之生命活力。唯在蠻人存在之期間乎。亦如獵夫之生計。惟在其附近山野之飛鳥與走獸乎。帝國主義。果其如此乎。南阿已平定矣。試問羅志更於何處而再求南阿歟。斯唐旣征服矣。試問其志耶列路更於何處而求斯唐歟。至若討代蠻人者。彼等不知大失其國旗之光榮也。消滅其國民的思想也。污壞其偉人之勳業也。果若是者。豈帝國主義前途之佳境歟。

帝國主義
者獵夫之
生計也

若其布林達君與賓列君者。惟以大言壯語煽起國好戰之心而已。其思想不暇他及也。自吾

帝國主義
之現在與
將來

而視之。大類於兒戲也。真箇希社會文明之進步與福利者。豈若是哉。

第六節

自前所述者而攷察之。所謂帝國主義之現在與將來。不難知也。彼之愛國心。如此其卑也。其軍國主義。如此其惡也。而本是以行其政策。其結果不至於墮落與滅亡而不止也。

彼等之所謂建設大帝國者。非必要。實慾望也。非福利。實災害也。非國民的膨脹。實少數人功名野心之膨脹也。非貿易。實投機也。非生產。實強奪也。非扶植文明。實壞滅他人之文明也。是豈社會文明之目的耶。是豈經營國家之本旨耶。

勿言爲移民也。移民非擴張領土之必要也。勿言爲貿易也。貿易亦非擴張領土之必要也。擴張領土之必要者。惟軍人政治家之虛榮心。惟投機師趁金鑛及鐵道之私利心。惟供軍需所用之商人之壟斷心而已。

夫國民之尊榮幸福。決不在領土之偉大。而在道德程度之高。決不在武力之強盛。而在理想之高尙。決不在軍艦兵士之多。而在衣食生產之饒。英國昔日之尊榮與幸福。而能撫有強大之印度帝國者。是時也。果有一些斯比亞者在歟。果有一加拉伊路者在歟。果誰欺。其自欺乎。

國民之尊
榮幸福

帝國主義

抑亦欺人乎。

德意志國
大德意志
人民小

一時之泡
沫

日本之帝
國主義

其結果

沙亞羅巴德莫利耶路氏曾評俾斯麥曰。彼蓋誤以德國爲大。而以德國之人民爲小也。不知僅以領土之偉大。而與國民之偉大者。乃反比例也。彼等之欲建設大帝國者。惟其武力之膨脹也。野獸的天性之膨脹也。彼等但富其國。而貧其人民也。但強其國。而弱其人民也。但輝其光國威。而腐敗墮落其人民也。故曰帝國主義者。其國大。其人小。

國民既小矣。而國家豈能獨大乎。如其大也。不過一時之泡沫耳。空中之樓閣耳。沙上之瓜印耳。罡風忽起。霧散雲消。是古來歷史之所燭照也。哀哉。世界列國。競向於若此之泡沫的膨脹力。而自趨於滅亡。而不自知其危險也。

我日本之今日亦此主義狂熱達其極點之時也。擴張十三師團之陸軍。三十萬噸之海軍。增大臺灣之領土。遣派軍隊。干涉北清之事件。以揚其國威與國光。軍人之胸間。裝飾無數之勳章。議合從而贊美之。文士詩人從而謳歌之。而是等之武力。有幾何之關係於我國民者乎。有幾何之福利與我社會者乎。

八千萬圓之歲計。不數年則三倍之。經營臺灣者。自占領以來。奪去內地一億六千萬之費。二

其言

億之償金。條爾消失。而財政日益紊亂。輸入者益超過之。政府遂不能不增稅。以增稅之故。於是市場益困迫。風俗益頹廢。罪惡者亦日加增。而改革社會之說。則嘲罵以迎之。教育普及之論。則冷笑以遇之。國力日竭。民命日蹙。若是之境。果從流而忘反。則數年之後。吾恐東洋之君主國。有二千五百年之歷史者。殆如黃梁之一夢也。嗚呼。是非我日本帝國主義之功果歟。吾敢斷言之曰。帝國主義之政策。爲少數之慾望。而奪多數之福利者也。爲野蠻的感情。而沮礙科學的進步者也。殲滅人類之自由平等。戕賊社會之正義道德。破壞世界之文明之蠹賊也。

第三章 結論

嗚呼。二十世紀之新天地。吾人果如何經營而求其完全歟。吾人欲世界之平和。而帝國主義則擾亂之也。吾人欲自由與平等。而帝國主義。則破壞之也。吾人欲生產分配之公平。而帝國主義則激成之而使之不公也。文明之危險。實莫大焉。其奈之何。

是非吾之私言也。去歲『紐約瓦德』新聞。公『二十世紀之危險』爲命題。而徵歐美諸名士之意見。答之者無不以軍備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可恐爲言。呼列的利巴尼林曰。將來政

治上之危險。惟在歐洲列國。蓄積軍隊兵艦及軍資之過甚。其結果也。即誘彼等之統治者及其人民。而爭霸權於亞細亞及阿非利加之野而已。桑希爾曰。二十世紀之危險者。中古之思想反動的興起之軍國主義是也。加伊路巴路志曰。最危險者。莫若軍國主義矣。加路布拉因德曰。最危險者。帝國主義也。

然則帝國主義之可忌可恐者。亦猶耶斯德之流行也。其所觸者。不至滅亡而己。彼之所謂愛國心者。實病菌也。所謂軍國主義者。實傳染之媒介也。蓋自十八世紀之末。法國革命之大清潔法者。掃除歐洲之敵惡。幾將歸於湮沒。自後英國三十二年之改革。法國四十八年之革命。伊大利之統一。希臘之獨立。皆所以防禦此時疫也。而其間若拿破侖。若美的路易。若俾斯麥。輩撒布此病菌於天地之中。至今日而又發生者也。

至於今日。此愛國之病菌蔓延於朝野上下之間。而帝國主義的耶斯德傳染於世界列國。不盡毀破二十世紀之文明而己。有忘改革社會之健兒。以國家之良醫自任之仁人志士。非乘時奮起而急救之。其忍袖手默視耶。

然則果如何計以應今日之急症也。曰無他。惟更向社會國家再施其大清潔法。質而言之。開

始世界的大革命之運動耳。變少數之國家。爲多數之國家。變海陸軍人之國家。爲農工商人之國家。變貴族專制之社會。爲平民自治之社會。變資本家橫暴之社會。爲勞動者共有之社會。而後以正義博愛之心。而壓其偏僻之愛國心也。以科學的社會主義。而亡其野蠻的軍國主義也。以布拉沙呼德之世界主義。而掃蕩刈除掠奪的之帝國主義也。是救之之必要也。惟能如此。而後吾人始得改造此『不正』『非義』『非文明的』『非科學的』現時之天地也。而後可期社會永遠不進步人類全般之福利也。如其不然。則趁此今日之趨勢。以放任而漫不加省。則吾人之四圍。惟百鬼之夜行也。吾人之前途。惟黑暗之地獄也。志士仁人。能禁口如寒蟬如仗馬哉。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終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十日印刷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發行

(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日本土佐 幸德秋水

譯者

中國武陵 趙必振日生

印刷所

上海英界大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英界大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帝國主義

